

仙方合集

卷之三



三

仙方合集下卷目錄

病原

瘟疫初起

傳變不常

急證急攻

表裏分傳

熱邪散漫

內壅不汗

下後脈浮

下後脈復沉

邪氣復聚

下後身反熱

下後脈反數

因證數攻

病愈結存

下隔

注意逐邪勿拘結糞

畜血

發黃

邪在胸膈

辨明傷寒時疫

發班汗戰合論

自汗

戰汗

盜汗

狂汗

發斑

數下亡陰

解後宜養陰忌投參木

用參宜忌有前利後害之不

同

下後間服緩劑

下後反痞

下後反嘔

奪液無汗

補瀉兼施

藥煩

停藥

虛煩似狂

神虛譫語

奪氣不語

老少異治

妄投破氣藥論

妄投補劑論

妄投寒涼論

大便

小便

前後虛實

脈証不應

體厥

乘除

雜氣論

論氣盛衰

論氣所傷不同

蛇厥

呎逆

似表非表似裏非裏

論食

論飲

損復

標本

行邪伏邪之別

應下諸証

應補諸証

論陰症世間罕有

論陽症似陰

舍病治藥

舍病治斃

論輕疫悞治每成痼疾

肢體浮腫

服寒劑反熱

知一

四損不可正治

勞復

食復

自復

感冒兼疫

瘧疫兼証

瘧癰

疫癰兼証

婦人時疫

小兒時疫

妊娠時疫

主客交

調理法有九傳

統論疫有九傳

集補諸瘧方治

附採名方

辟瘧諸法

王恒齋瘧病論

湯名歌訣

養陰法

驗証舌法

三十六舌

保養

頭病

眼病

面病

鼻病

耳病

口舌

牙齒

咽喉

霍亂

嘔吐

噎膈

虛勞

勞症咳嗽

吐血

心胃

脇痛

瘡疾

疝氣

腹痛

腰痛

手臂

蟲症

大便閉

小便閉

大小便閉

小便

淋症

濁症

腿膝

遺精

腸風

脫肛

泄瀉

痢症

男陰

脚氣

救濟

調經

經閉

崩漏

帶下

乳病

陰瘡

小兒

丹藥

癰疽

點痣

疔瘡

瘰癧

乳痛

手指

大便痔瘡

男陰瘡

足瘡

雜症

目錄終

原序

余少時多疾病。故惟醫書是好。自靈素以及諸家。無不究心。而於傷寒一症爲尤切者。以其變出倉卒故也。自張仲景活人書以下。至晉魏多所散亡。若王叔和之徒。高陽生編緝以卽仲景之論後。無不皆引經文云。冬傷於寒。春必病溫。春傷於風。夏必餐。世夏傷於暑。秋必瘧痢。秋傷於燥。冬必咳嗽。又云。冬不藏精。春必病溫。皆謂冬受風寒。不卽發散。至春天氣溫和。反寒爲溫。發爲溫病。至夏發爲熱病。諸語後人名之曰。四時傷寒。凡治療之法。無不載之於書矣。如法施治。有不効者。又名之曰。傷寒中雜症。甚則名爲壞病。以爲治療之法已盡。而病終不

瘳是病之感受元重非治法之未盡善也迨後賢崛起如王好古許叔微李東垣朱丹溪劉河濶吳綏陶華以及王肯堂之傷寒症治準繩。俞嘉言之醫門法律并傷寒約傷寒解等書是皆釐剔前弊開示後蒙始証冬月傷寒謂之中寒云蓋凡寒邪著人鮮有不卽發爲惡寒發熱頭項痛腰脊強等症一句正寒不得至春夏發而詎待至春爲溫病至夏爲熱病耶若謂所傷寒傷暑者皆時傷令也如冬月寒肅當令腎氣閉藏是其正也而反有非時之溫寒氣不固水藏開泄至春木旺又耗其精水藏不勝無以滋生於木遂病於溫與冬不藏精春必病溫同轍等論是皆闡發內經秘旨爲仲景後世功臣也至雜氣感人爲瘟

與冬寒春溫有別

疫病者皆附傷寒條下。云變爲風瘟濕瘟及瘟瘍等症雖立

以下至胃中。

皆疑而來

決言之

有方法。投劑輒多不應。予竊疑之。凡四方郡邑有著名於醫

者咸往受教。足跡幾遍天涯。沉潛反覆近二十年。遇斯症時。

治法畧以傷寒。不外乎汗吐下三法。然中有不同者。所謂表

而裏。裏而表。及表裏同傳者。與傷寒有異耳。究未能了然於

胸中。歲乙未夏。余客都門學士戚公。素精岐黃。偶染痰疾延

余診視。旣愈。遂出一冊。名醒醫瘟疫六書。公云。留我無益。送

君如寶劍之贈烈士也。余讀之。如獲至寶。每閱至向所疑處。

而輒得明白開解。及自己揣摩。與古人暗合處。不禁掩卷倒地。以拜始知傷寒。瘟疫。有霄壤之分。嗣後遇患斯疾者。依法

投藥無不應手而愈。十餘年來所活無算。非余能活人。乃是書之活人也。乙巳春。余偶至粵東。便謁大中丞公。設及近時醫學。云向之某人。患發熱煩躁。膽語。某醫投以參附立斃。又某某病。投溫補數劑而殂。庸醫殺人。至今不能去心。予度此必疫邪。固閉內外。脉不顯現。甚則六脈全無。所謂陽症。似陰。當用承氣等湯速下。而投補劑。則劇而死。及余視諸有疾者。十居八九。皆是瘟疫。較他省尤甚。及觀所立之方。粵醫之方。言常日有的。皆非治疫法。乃知是書未至於粵東。故也。夫日有之病。而從未見治療方術。無怪乎醫之難於措法。而斯人之多夭枉也。予憫而出書是也。公覽之大悅。逐付剞劂。刷印百千本。普傳於粵。

之東西或欲使斯人免天枉而登壽域噫。公之愛民不甚
切哉。吾願諸留心於醫者。各挾一冊。轉相傳說。務使家誦戶
曉。乃生民之幸甚。幸甚也。更祈勿泥於經旨。以爲傷寒。瘟疫。
總屬一理。各執乎已見。乃云正氣雜氣。原無二途。是所深望
云爾。

附按

甲午冬。余榻於某家。一老婦呻吟痛苦。徹夜不輟。曉問其故。
云自河間來。於途中忽得此症。喘嗽汗淋。昏昏無所知。便祕
不行。已經月餘。主翁與伊夫皆謂其無生理。余憫而診之。其
脈浮沉俱無。中按洪數。兩寸將絕。爲之苦思半夜。不知名爲

向症次日平明復診良久亦如之。又閉戶揣摩竟日。妄擬之。
曰：脉結於中。得毋有何邪氣填塞胸膈耶？否則何絕食一月。
而不死也？遂放胆以枳榔爲君。洪數閉結。非寒可知。佐以清
涼之味。因老年辛苦之人。瘡病纏身。日久。加以生耆山藥熟
地。當歸服之。至三更二便通利。識人索食矣。越三月。始見此
書。頗有千慮一得之喜。

一少年素弱。屢患喉痺。幾瀕於危。今歲元夕後。疾又作。兼有
外感狀。余診之。並驗舌審症。曰：此瘟疫傳表。而未入裏也。但
脉下應指。宜達原飲。加三陽經藥。仍須人參一錢。助驅邪發
表之力。服此並喉痺亦可隨之而消矣。服後表証悉除。喉愈。

腫痛察之則知去參不用也。次早易一方。其家又潛減參五分。晚易一方。又只用參渣。喉倍腫痛。更危於昔。屢刺之不潰。余細度之。表已解。無下症。脈亦和。便亦利。此分明瘟毒結於喉間。氣弱不足以驅之耳。與方言。非參不可。仍用一錢。迫令服之。頃刻喉腫自潰。濃血甚多。臭惡逼人。此瘟毒之可驗者。時十八日也。不然縱倖而瘥。又不知延綿幾何日。受無限痛苦矣。能神速如是耶。

石門橋一庠生母。年七十九。正月初五日得病。二月二十六申刻過其門。生垂涕跪求言。病勢危亟。入室診脈。驗舌。知瘟疫失下也。幸脉尚有神。乃重用硝黃。見生有難色。曉之曰。
畏怯意

令娃津液殆盡矣。服此可保回生脫遲。大有可慮。明早余停車前途。候子報我信音。且方內用熟地二兩。熬汁煎藥。正爲保護老人元陰。以助藥力也。甫二鼓。大泄二三次而安。譜恙頓除。按二症一脈帶陽虛。故用人參。一脈帶陰虛。故用地黃。如論瘟疫本証。大忌溫補。熟地黃悞用。猶可。如邪一傳裏。人參在所必禁。慎之審之。

任丘一室女弱症經年。至春甚劇。病按連篇。余診後。以按擲還伊父曰。此瘟疫也。何庸多按爲再驗舌色。及參瘟症中所應有者。一七而遍身疹出。秋友人一館僮。水瀉已二十餘日。譖語絕穀。狼狽不堪。診知瘟疫。舌胎芒刺可據。竟用硝黃。

夜半大泄一次而愈。瀉亦頓止。二日餘瘧復見於証更下之而瘧。按二症一雖久病見瘧則耑治瘧一雖久瀉有毒則仍攻毒。倘一猶豫卽俱失之矣。

五月初四日有患膨脹垂絕者兼足痿而嘔噎給二方以姑試之初七日來求治云已回生矣及至而診之脉忽現瘧象隨用枳榔大黃以解之清養數日復理前症而起。近遇一患喘症者已二十餘年每秋冬必大作。驗具屢辨余與一七而感與再七而息甫隔二日忽感瘧氣一宿而表裏盡傳治以三消飲加減一七而安。按二症治本病時俱用參桂及至染瘧只得掃除前見舍本治標但原方中有大苦寒者酌

改之或加本病所宜清涼之味以兼理之亦一變通法也

有新婦經過期不行嘔吐惡食家以爲娠因久病有寒熱喘嗽諸証來謀保胎之方診之曰脉無和緩活動意何胎之有

脉必數

但覺滿指溫氣耳卽今有胎解毒便是安胎良法况初起惡寒手足俱冷舌胎宛然又奚疑乎依方療之不日愈一小

兒發熱家疑爲痘余曰手涼過掌非指稍冷又非中指獨冷且脉不滑數耳熱眼乾皆無痘徵復看其舌白胎已滿周達原飲四分之一諸病如失按二症雖顯有可憑向非獲此異書亦未必不向胎痘門類中摸索矣婦人小兒古稱難治每見專門婦科兒科者用藥多依樣葫蘆否則又妄行剝削

皆非所以全嫩弱之軀也

數按之外尚多隨手奏効者無庸多錄然皆吳先生之仁術遺惠後人毫不敢貪爲己功也。隱於醫頤學未能並不以懸壺爲業且日惟杜門性好避俗自得是書常以未得傳世余今續刻之意同然。仲景立論于漢王晉叔和集成而廣備是書始于明季未得傳者宜矣未得傳世爲憂。憂今而後海內仁人君子見此編者轉相傳布功豈小補哉書坊因何不刻賣大約狐疑者廢之耳。

今秋一婦染瘧醫以傷寒法治之後至張目閉口不省人事改用風藥而疫聲隨起余往視之棺殮悉備矣聞藥罐內尙煎人參一兩附子五錢余曰此非必死之症何苦以毒藥投之然非放胆重用大黃不能救姑與八錢蓋恐多用而遇阻

之者反少活一命俟其立刻見效再遲無難也乃翁欣然受方而阻之者眾竟至不起。同時一婦染瘧醫如前法治之亦至張目不語又給風藥而未服余曰外症雖同虛實迥異非人參不可眾皆默然而救人念切始用滋陰藥一大貼以潤其燥其家進以少許繼聞其後日用硝黃不輟遂殂。

按前一症欲用大黃者感溫不遇經期且載眼面赤手足熱便火閉身如泥塑真實症也後一症欲用人參者感溫恰值經期之第三日血室虛瘡乘而入况眼珠轉使不結面不甚赤身能反側尋衣理線不休真虛症也人參大黃易地而施則兩命俱活矣乃一死於實實一死於虛虛惜哉今人病至

不起多委之於數余嘗曰數之一字非醫家所宜言使醫亦委之於數則軒岐聖人何事刺刺不休耶如二症者有生機而終致之死謂爲數中人或者近之

一婦素虛損於八月初旬感瘟悞服補劑以致飲食俱絕晝夜嘔吐已一月餘余審其狀知內多積垢以三消承氣合酌與之嘔頓止二便通熟睡至曉飲食並甘余囑其米飲以小酒鍾進漸次徐加米粒又以黃龍湯製丸授之不意肥甘煎燭生冷恣意而啖其病屢復延至十月癰瘍不起腹腫如吹二便不通昏迷無知氣至垂絕余切脉審証其應下者仍在投承氣一貼便通少甦十數日後脈轉洪長但浮分不起此

裏通而表不能達也。投白虎一貼，汗疹俱出四日後，投舉斑一貼，因骨瘦如柴，大肉已脫，三方內俱用熟地二三兩，人參數錢，更察其經多邪熱，照原方少爲變化。三日後過診，竟大半回生矣。又囑其以熟地人參爲丸，頻頻進之，因仍渴以小米硬米清飲二鍾，不時溫而與之。但惜其危篤至此，食物終不節制，其保全與否，尙未可知耳。噫！如此人者，幸而得生，實藥之功，設有不虞，非數之過錄此，普勸養生者，百凡珍重，幸自愛焉。雍正三年歲次乙巳三月望日，古越山陰余邦昭燬菴氏。先生按：皆曰瘟疫，先生豈未治雜病耶？蓋兼瘟疫者，則錄於此，以擴充人之見識耳。

瘟疫論引

夫瘟疫之爲病。非風。非寒。非暑。非濕。乃天地間別有一種異氣所感。其傳有九。大槩有九非人有九此治疫緊要關節。奈何自古迄今。從未有

發明者。仲景雖有傷寒論。然其法始自太陽。或傳陽明。或傳

少陽。或三陽。竟自傳冒。蓋爲外感風寒而設。故其傳法與瘟

疫自是迥別。嗣後論之者。紛紛不止。數十家皆以傷寒爲敵

其於瘟疫証。則甚畧之。是以業醫者所記所誦。連篇累牘。俱

係傷寒。及其臨証。悉覓瘟疫求其真傷寒。百無一二。不知屠

龍之藝。雖成而無所施。未免指鹿爲馬矣。余初按諸家咸謂

也是冬但少耳

春夏秋。皆是瘟病。而傷寒必在冬時。然歷年較之。瘟疫四時。

皆有及究傷寒每至嚴寒雖有頭疼身痛惡寒無汗發熱總似太陽証至六七日失治未嘗傳經傷寒傳經不傳經者乃感冒也每用發散之劑一汗而解間有不藥亦自解者並未嘗因失汗以致發黃譫語狂亂胎刺等証此皆感冒膚淺之病非真傷寒也傷寒感冒均係風寒不無輕重之殊究竟感冒居多傷寒希有況瘟疫與傷寒感受有霄壤之隔今鹿馬攸分益見傷寒世所絕少仲景以傷寒爲急病倉卒失治多致傷生因立論以天下濟萬世用心可謂仁矣然傷寒與瘟疫均急病也以病之少者尙諱的定諱以告世至於瘟疫多於傷寒百倍安忍反置勿論或謂瘟疫之証仲景原別有方論歷年既火兵火湮沒卽傷寒論亦

係散亡之餘王叔和立方造論謬稱全書瘟疫無論未必不由散亡也明矣崇禎辛巳疫氣流行山東浙省南北兩直感者尤多至五六月益甚或至合門傳染始發之際時師悞以傷寒法治之未嘗見其不殆也或病家悞聽七日當自愈不爾十四日必瘳因有失治不及期而死者亦有治之太晚服藥不及而死者或妄用峻劑攻補失序而死者或遇醫家見解不到心疑胆怯以急病用緩藥雖不卽受其害然遷延而致死比比皆是所感之輕者尙獲僥倖感之重者更加失治枉死不可勝計嗟乎守古法不合今病以今病簡古書原無明論是以投劑不效醫者傍皇無措病者日近危篤病愈急

投醫愈亂不死於病乃死於醫不[△]死於醫乃死於聖經之遺亡也吁千載以來何生民不幸如此余雖固陋靜心窮理格其所感之氣所入之門所受之處及其傳變之體平日所用歷驗方法詳述於左以候高明者正焉一旨

宗禱壬午仲秋姑蘇洞庭吳有性書於澹澹齋

先生以靜心窮理四字格致瘟疫之奧余弟子習先生之書始而猶未釋然未敢輕用其法漸歷試之遂歷驗之習見傳變之証果爾不虛洵哉先生亦今日醫中之聖也敢不心服而下拜哉奈今之粗心浮氣者不能靜心看書不能潛心臨症得之猶未得耶嗟乎

仙方合集下卷

具區吳有性又可氏甫著

漢昌竹橋齋迴炤子輯鑄

石琳 王翼軒 參閱

洛水 李退菴 雜對

原病

病疫之由昔以爲非其時。有其氣春應溫而反大寒夏應熱而反大涼秋應涼而反大熱冬應寒而反大溫得非時之氣長幼之病相似以爲疫余論則不然夫寒熱溫涼乃四時之常因風雨陰晴稍爲損益假令秋熱必多晴春寒因多雨較之亦天地之常事未必多疫也傷寒與中暑感天地之常氣

前人方書多有此論

疫者感天地之厲氣在歲有多寡在方隅有厚薄在四時有盛衰此氣之來無論老少強弱觸之者卽病邪自口鼻而入所容內不在臟腑外不在經絡舍於伏脊之內去表不遠附近於胃乃表裏之分界是爲半表半裏卽鍼經所謂橫連膜原是也胃爲十二經之海十二經皆都會於胃故胃氣能敷布於十二經中而榮養百骸毫髮之間靡所不貫凡邪在經爲表在胃爲裏今邪在膜原者正當經胃交關之所故爲半表半裏其熱淫之氣浮越於某經卽能顯某經之證如浮越於太陽則有頭項痛腰痛如折如浮越於陽明則有目痛眉稜骨痛鼻乾如浮越於少陽則有脇痛耳聾寒熱嘔而舌苦

浮越猶水泛溢也非傳變也

與少陽半表半裏不同

卽盡樞

皆風寒之邪

大槩觀之邪越太陽居多陽明次之少陽又其次也邪之所

著有天受天受卽自受從口鼻入傳染所感雖殊其病則一凡人口鼻之氣通乎

天氣本氣充滿邪不易入本氣適逢虧欠吸呼之氣亦自不及外邪因而乘之昔有三人冒霧早行空腹者死飲酒者病

飽食者不病疫邪所著又何異耶若其年氣來厲不論強弱言危厲之盛

觸之卽病則又不拘於此矣其感之深者中而卽發感之淺

者邪不勝正未能頓發或遇饑飽勞碌憂思氣怒正氣被傷

邪氣張益榮衛運行之機乃爲之阻吾身之陽氣因而屈曲

故爲病熱其始也格陽於內不及於表故先凜凜惡寒甚則

四肢厥逆陽氣漸積鬱氣而通故厥回而中外皆熱至是但

陽格陽在內與表相通蓋寒氣聚於表寒也猶微微也

熱而不惡寒者。因其陽氣之過也。此際或有汗或反無汗者。在乎邪結之輕重也。即使有汗。乃肌表之汗。若外感在經之邪。一汗如解。今邪在半表半裏。表雖有汗。徒損真氣。邪氣深伏。何能得解。必候其伏邪已潰。潰猶病毒之穿也。由內行外。表氣潛行於內。乃作大戰。積氣自內。由膜原以達表。振戰止而後熱。此時表裏相通。故大汗淋漓。衣被濕透。邪從汗解。此名戰汗。當卽脉靜身涼。神清氣爽。霍然而悉然。有自汗而解者。但出表爲順。卽不藥亦自愈也。伏邪未潰。所有之汗。止得衛氣暫通。熱雖暫減。逾時復熱。午後朝熱者。至是鬱甚。陽氣與時消息也。自後加熱而不惡寒者。陽氣之積也。其惡寒。或微或甚。因其人之陽氣盛衰。

之熱天地之陽氣而消長也

雖微汗止解皮膚

也其發熱或短或長或晝夜純熱或黎明稍減因其感邪之輕重也。疫邪與瘧彷彿但瘧不傳胃惟疫乃傳胃始則皆先凜凜惡寒既而發熱又非若傷寒發熱而兼惡寒也。至於伏邪已潰方有變証其變或從外解或從內陷從外解者順從內陷者逆更有表裏先後不同有先表而後裏者有先裏而後表者有但表而不裏者有但裏而不表者有表裏偏勝者。有表裏分傳者有表而再表者有裏而再裏者從外解者或發班或戰汗狂汗自汗盜汗從內陷者胸膈痞悶心下脹滿或腹中痛或燥結便秘或熱結旁流或協熱下痢或嘔吐惡心譖語舌黃舌黑胎刺等証因証而知變因變而知治此言

其大畧詳見脉証治法諸條

瘟疫初起

寒熱與春溫相似

須以脈力辨之。今醫見此

瘟疫初起先憎寒而後發熱曰後但熱而無憎寒也初起之方非走表之藥遂疑而不肯用皆見識未透審病未的余用之屢

二三日其脉不浮不沉而數晝夜發熱曰晡益甚頭疼身痛其時邪在伏脊之前腸胃之後雖有頭疼身痛此邪熱浮越

矣後見者勿疑總

在不浮不沉而數上認

於經不可認爲傷寒表証輒用麻黃桂枝之類強發其汗此邪不在經汗之徒傷表氣熱亦不減又不可下此邪不在裏下之徒傷胃氣其渴愈甚宜達原飲

枳榔二錢 厚樸一錢 草菓仁五分 知母一錢 芍藥一錢

黃芩一錢 甘草五分 右用水一鍾煎八分午後溫服

按枳榔能消能磨除伏邪爲疎利之藥又除積。南瘡氣厚
樸破戾氣所結草菓辛烈氣雄除伏邪盤錯三味協力直
達其巢穴使邪氣潰敗速離膜原是以爲達原也。熱傷津
液加知母以滋陰熱傷榮氣加白芍以和血黃芩清燥熱

之餘甘草爲和中之用以後四味不過調和之劑如渴與

飲非拔病之藥也

摘如薑茶吃又曰非拔病之藥不過疎解使之速潰遠傳然后好治也若更輕則便愈重者或曰二三服斟酌在此

凡疫邪遊溢諸經當隨經引用以助升泄如脹痛耳聾寒熱嘔而口苦此邪熱溢於少陽經也。

本方加柴胡一錢

如腰背項痛此邪熱溢於太陽經也

本方加羌活一錢

如目痛眉棱骨痛眼眶痛鼻乾不眠

此邪熱溢於陽明也

本方加干葛一錢

証有遲速輕

重不等藥有多寡緩急之分務在臨時斟酌所定分兩大畧而已不可執滯間有感之輕者舌上白胎亦薄熱亦不甚而無數脉其不傳裏者一二劑自解稍重者必從汗解如不能汗乃邪氣盤錯於膜原內外隔絕表氣不能通於內裏氣不能達於外不可強汗病家見加發散之藥便欲求汗誤用衣被壅罨或將湯火尉蒸甚非法也然表裏隔絕此時無遊溢之邪在經三陽加法不必用宜照本方可也感之重者舌上胎如積粉滿布無隙服湯後不從汗解卽達原湯
加大黃者而從內陷者舌根先黃漸至中央邪漸入胃此三消飲証若脈長洪而數大汗多渴此邪氣適離膜原於表未表此

白虎湯證。如舌上純黃色兼見裏証爲邪已入胃此又承

方見效者多

氣湯證也。有兩三日卽潰而離膜原者有半月十數日不

傳者。有初得之四五日淹淹揖揖五六日後陡然勢張者。

卽綿綿延延

凡元氣勝者。毒易傳化。元氣薄者。邪不易化。卽不易傳設

從前有別病

遇他病久虧。適又微疫。能感不能化。安望其傳。不傳則邪

不去。邪不去而病不瘳。延纏日久。愈沉愈伏。多致不起。時

師誤認怯證。日進參芪。愈壅愈固。不死不休也。上下二段乃傳變大

槩槩要之論亦治法之緊要處。傳變不常。

疫邪爲病。有從戰汗而解者。有從自汗、盜汗、狂汗而解者。有無汗竟傳入胃者。有自汗淋漓、熱渴反甚終得戰汗方解者。

有胃氣壅鬱必因下乃得戰汗而解者。有表以汗解裏有餘邪。不因化故。越三五日前証復發者。有發黃因下而愈者。有發黃因下而斑出者。有竟從發斑而愈者。有裏証急雖有斑非下不愈者。此則傳變不常亦爲常變也。有局外之變者。男子適逢淫慾或向來下元空虛。邪熱乘虛陷於下焦氣道不施。以致小便閉塞。小腹脹滿。每至夜卽發熱。與導赤散五芩五皮之類分毫不効。得大承氣一服。小便如涇而愈者。或裏他病。一陽之虧邪乘宿昔所損而傳者。如失血崩帶經水。適來適斷心痛。疝氣疫火喘急。凡此皆非常變。大抵邪行如水。惟注者受之。傳變不常皆因人而使。蓋因疫而發舊病治。

底處注水

通水經方來源。既經行三兩日。方止而忽得病。因疫帶出舊病。

卽一經受病

法無論某病某病但治其疫而舊病自愈

急證急攻

瘟疫發熱一二日舌上白胎如積粉早服達原飲一劑午後舌變黃色隨現胸膈滿痛大渴煩躁此伏邪卽潰邪毒傳胃此是毒氣盛元氣亦盛

也前方加大黃下之煩渴少減熱去六七午後復加煩躁發熱通舌變黑生刺鼻如烟煤此邪毒最重復發到胃急投大承氣湯傍晚大下至夜半熱退次早鼻黑胎刺始失七一日之間而有三變數日之法一日行之因其毒甚傳變亦速用藥不得不緊設此証不服藥或投緩劑羈遲二三日必死設不死服藥無及矣常見瘟疫二三日卽斃者乃其類也

表裏分傳

瘟疫舌上白胎者。邪在膜原也。舌根漸黃至中央。乃邪漸入胃。設有三陽現證。用達原飲。三陽加法。因有裏証。復加大黃。
此劑非只用此一方。謂表裏通達。猶傷寒用大柴胡。
名三消飲。三消者。消內。消外。消不內不外也。此治疫之全劑。
惟毒邪表裏分傳。膜原尙有餘結者。宜之。

三消飲 桔梗 草菓 厚樸 白芍 甘草 知母

黃芩 大黃 葛根 羌活 柴胡 姜棗煎湯服

熱邪散漫

此症最多要在辨得脈症

瘟疫脈長洪而數。大渴復大汗。通身發熱。宜白虎湯。白虎湯。

石膏一兩 知母五錢 甘草一錢 炒米一撮 加薑煎服

按白虎湯辛涼發散之劑清肅肌表氣分藥也蓋毒邪已
潰中結漸開邪氣方離膜原尙未出表然內外之氣已通

前段言將出表者宜白虎湯

故多汗脈長洪而數白虎辛涼解散服之或戰汗或自汗

而解若瘟疫初起脈雖數未至洪大其時邪氣盤錯於膜

原宜達原飲誤用白虎既無破結之能但求潰熱是猶拂

中段辨未出表者不宜白虎湯

湯止沸耳若邪已入胃非承氣不悉誤用白虎既無逐裡

邪之能徒已剛悍而伐胃氣反抑遏邪毒致脈不行因而

細小又認陽証得陰脈妄言不治醫見脈微欲絕益不敢

議下日惟雜進寒涼以爲穩當恣投必危至死無悔當此

急投承氣緩緩下之六脉自復

內壅不汗

邪發於半表半裏一定之法也。至於傳變或出表或入裏或

卽傷寒論

表裏分傳醫見有表復有裏乃引經論先解其表乃攻其裏

桂獨麻黃爲然大凡

發表皆然

表藥性溫熱故博見

此大謬也嘗見大劑麻黃連進一毫無汗轉見煩燥者何耶

煩躁

蓋發汗之理自內由中以達表今裏氣結滯陽氣不能敷布

於外卽四肢未免厥逆又安能氣液蒸蒸以達表譬如縛足

之鳥反欲飛升其可得乎蓋鳥之將飛其身必伏先縱足而

後揚翅方得升舉此與戰汗之義同又如水注閉其後竅則

前竅不能涓滴與發汗之義同凡見表裏分傳之證務宜承

氣先通其裏裏氣一通不待發散多有自能汗解

下後脈浮

此與下浮句俱當贊

裏證下後脈浮而微數。身微熱，神氣或不爽。此邪熱浮於肌表，裏無壅滯也。雖無汗，宜白虎湯。邪從汗解。若夫下後或數下謂下過幾次。後脈空浮而數。按之豁然如無。宜白虎湯。脉空如之。加人參覆盆則汗解。下後脈浮而數。原當汗解。遷延五六日。脈證不改。仍不得汗者。以其人或自利經久。或素有他病先虧。或本病日久下遲。或反覆數下。以致週身血液枯涸。或不得汗。白虎辛涼除肌表散漫之熱邪。加人參以助週身之血液。於是經絡潤澤。元氣鼓舞。腠理開發。故得汗解。

下後脈復沉

裏證脉沉而數下後脈浮者當得汗解今不得汗後二三日

以浮沉辨表裏

脉復沉者膜原餘邪復瘀到胃也宜更下之更下後脉再浮

者仍當汗解宜白虎湯

邪氣復聚

此等証多

裏証下後脉不浮煩渴減身熱退越四五日復發熱者此非
關飲食勞復乃膜原尙有餘邪隱匿因而復發此必然之理
不知者每每歸咎於病人誤也宜再下之卽愈但當少與慎
勿過劑以邪氣微也

下後身反熱

應下之証下後當脉靜身涼今反發熱者此內結閉正氣通

鬱陽暴伸也。卽如爐中伏火撥開雖焰不火，自息此與下後脈反數義同。若瘟疫將發，原當日漸加熱。胃本無邪，誤用承氣，更加發熱。實非承氣使然，乃邪氣方張，分內之熱也。但嫌下早之誤，徒傷胃氣耳。目後傳胃，再當下之。又有藥煩者，藥煩陣頭短與此懸絕，詳載本條。

下後脈反數

應下失下，口燥舌乾而渴，身反熱減，四肢時厥，欲得近火壅。時師謂之傳三陽證也。被此陽氣伏也。既下厥回去，爐減被，脉大洪加數。舌上生津。不思水故也。不思水飲，此裏邪去，鬱陽暴伸也。宜柴胡清燥湯去花粉知母加葛根，隨其性而升泄之。此證類近白虎，但熱渴旣除，又

非白虎所宜也

因證數攻

○俗醫凡有不証者

瘟疫下後二三日或一二日舌上復生胎刺邪未盡也再下

下。后仍有下証再不敢下因未見此亦未見傷寒論也

之胎刺雖未去已無鋒芒而軟然熱渴未除更下之熱渴減

胎刺脫日後更復熱又生胎刺更宜下之余里周困之者患

疫月餘胎刺凡三換計服大黃二十兩始得熱不復作其餘

脉證方退所以凡下不以數計有是證則投是藥醫家見理

不透經歷未到中道生疑往往遇此證反致担閣但其中有

間一日下者有應連下三四日者有應連下二日間一日者

其間寬緩之施有應用柴胡清燥湯者有應用犀角地黃湯

者至投承氣某日應多與某日應少與如其不能得去亦足以悞事此非可以言傳貴乎臨時斟酌

米海爾正年四十五歲患疫得下症四脉不舉身臥如塑日閉口張舌上胎刺問其所苦不能答因問其子兩三日所服何藥云進承氣湯三劑每劑投大黃兩錢不效更無他策惟待日而已但不忍坐視更祈診視余診得脈尚有神下証悉具藥所不到也先投大黃一兩五錢日有時而少動再投舌刺無芒口漸閉能言三劑舌胎大失神思稍爽四日服柴胡清燥湯五日復生芒刺煩熱又加再下之七日又投承氣養榮湯熱少退八日仍用大承氣肢體自能少動計卒月其服

大黃十二兩而愈。又數日始進糜粥調理。兩月平復。凡治千人所遇此等。不過二三人已姑存案以備參酌。

此案可見因証數攻等論不虛。

病愈結存

瘟疫下後。脈証俱平。腹中有塊。按之則痛。自覺有所阻。而微悶。或時有升降之氣往來。不到常作蛙聲。此邪氣已盡其宿結。尚未除也。此不可攻。攻之徒損元氣。氣虛亦不能傳送。終無補於治結。須飲食漸進。胃氣稍復。津液流通。自然潤下也。

嘗愈病。愈後食粥累月。結塊方下。堅黑如石。

此証予曾用獨黃丸通之。復結

復通復結後用補中益氣倍當歸加麻仁而愈。

下隔

瘟疫愈後。脈証俱平。大便二三旬不行。時時作嘔。飲食不進。雖少與湯水。嘔吐愈加。此爲下隔。蓋下既不通。必返於上。設與牛黃狗寶。及藿香丁香。二陳之類。悞也。宜調胃承氣熱服。頃得宿結。及溏糞粘膠惡物。臭不可當者。嘔吐立止。所謂欲求南風。須開北牖是也。嘔吐慎勿驟補。少與參芪。下焦須閉。嘔吐仍作也。此與病愈結存彷彿。彼則妙在往來蛙聲一証。故不嘔而能食。可見毫釐之差。遂有千里之異。按二者大便俱閉。脉靜身涼。一安一危者在乎氣通氣塞之間而已矣。

注意逐邪勿拘結糞

瘟疫可下者約三十餘証不必悉具但見舌黃心腹痞滿便於達原飲加大黃下之設邪在膜原者已有行動之機欲離未離之際得大黃促之而下實爲開門祛賊之法即使未愈邪亦不能久羈二三日後餘邪入胃仍用小承氣徹其餘毒大凡客邪貴乎早治乘人氣血未亂脫肉未消津液未耗病人不至危殆投劑不至掣肘愈後亦易平復欲爲萬全之策者不過知邪之所在早拔去病根爲要耳但要諒人虛實度邪之輕重察病之緩急揣邪氣離膜原之多寡然後藥不空投投藥無太過不及之弊是以仲景自大柴胡以下立三承氣多與少與自有輕重之殊勿拘於下不厭遲之說應下

傷寒有此說

之証見下無結糞以爲下之早或以爲不應下之証誤投下藥殊不知承氣本爲逐邪而設非專爲結糞而設也必俟其糞結血液爲熱所搏變証迭起是猶養虎遺患醫之咎也况多有溏糞失下但蒸作極臭如敗醬或如鵝泥臨死不結者可救枯燥者潤腸丸亦可服
如醬黑色卽臭後有杏色或微紅者

但得穢惡一去邪毒此下比方語縱結無害從此而消脈証從此而退豈徒孜孜糞結而後行哉假如經枯血燥之人或老人血液衰少多在燥結或病後血氣未復亦多燥結在經所謂不更衣十日無所苦有所妨害是知燥結不致損人邪毒之爲殞命也要知因邪致熱熱致燥燥致結非燥結而致邪熱也但有病久失下燥結爲之壅閉疫邪鬱熱益難得泄結糞一行氣通而邪熱

乃泄此又前後之不同總之邪爲本熱爲標結糞又其標也
能早去其邪。安有燥結耶。

亦是比

方譜必要逐邪之說。

逐邪之說。

假令滯下本無結糞初起虶實頻數窘急者宜芍藥湯加大黃下之此豈亦因結糞而然耶乃爲逐邪而設也或曰得毋爲積滯而設與余曰非也邪氣客於下焦氣血壅滯結而爲積若去積以爲治已成之積方去未成之積復生須用大黃逐去其邪是乃斷其生積之源榮衛流通其積不治而自愈矣更有虛痢又非此論。

詳慎
或問脈証相同其糞有結有不結何也曰原其人病至大便當即不行續得蘊熱益難得出蒸而爲結也一者其人平素

大便不寔雖胃家熱甚但蒸作極臭狀如粘膠至死不結應
幸傷寒春溫論有云誤丁之尚不爲害○誤汗之變不可言之句
下之証設引經論初硬後必溏不可攻之句誠爲千古之弊

大承氣湯 大黃五錢 厚樸一錢 枳實一錢

芒硝二錢 水薑煎服弱人減半邪微者各復減半

小承氣湯 大黃五錢 厚樸一錢 枳實一錢 水薑煎服

調胃承氣湯 大黃五錢 芒硝二錢三分 甘草一錢

水薑煎服

按三承氣湯功用彷彿熟邪傳裏但上焦痞滿者宜小承氣湯中有堅結者加芒硝軟堅而潤燥病久失下雖無結糞然多粘膩極臭惡物得芒硝助大黃有瀉滌之能設無

痞滿惟有宿結而有瘀熱者調胃承氣宜之三承氣功效俱在大黃餘皆治標之品也。而耐藥湯者或嘔或畏當爲細末蜜丸湯下。

畜血有悞用桂枝而熱入血分。用肉桂而燥血亦能

畜血後下出必有黑血或上吐血者亦有之

大小便蓄血。便血。不論傷寒時疫。蓋因失下邪熱久羈無出以泄血爲熱搏留於經絡敗爲紫血溢爲腸胃瘀爲黑血便色如漆。大便反易者因結糞得血而潤下。結糞雖行真元已敗多至危殆。其有喜妄如狂者此胃熱波及於血分。血乃心之屬。血中留火延蔓心家。宜其有是証矣。仍從胃治。發黃一証。胃實失下表裏壅閉鬱而爲黃。熱更不泄傳血爲。

瘀凡熱經氣不鬱不致發黃熱不干血分不致蓄血同受其

邪故發黃而兼蓄血非蓄血而致發黃也但蓄血一

泄黃因隨減嘗見發黃者原無瘀血有瘀血者原不發黃

所以發黃當咎在經鬱熱若專治瘀血誤也

胃移熱於下

焦氣分小便不利熱結膀胱也移熱於下焦氣分膀胱蓄血

也小腹硬滿疑其小便不利今小便自利者責之蓄血也

便不利亦有蓄血者非小便自利方爲蓄血也

胃實失下至夜發熱者熱留血分更加失下必致瘀血初

則晝夜發熱日晡益甚既投承氣晝日熱減至夜獨熱者瘀血未行也宜桃仁承氣湯服湯後熱除爲愈或熱時前後縮

短再服再短蓄血盡而熱亦盡大勢已去亡血過多餘燔尚存者宜犀角地黃湯調之。至夜發熱亦有癰瘡有熱入血室皆非蓄血並未可下宜審。有熱病久大勢以退夜有微熱大腸有燥糞舌微黃右關脉微大用

潤腸丸或九蒸獨黃丸亦妙

桃仁承氣湯方

桃仁承氣六般設蓄血下焦夜獨熱硝黃歸芍丹皮等通便除瘀稱妙絕。

大黃 芒硝 桃仁 當歸 芍藥 丹皮

照常煎服

犀角地黃湯 地黃一兩 白芍二錢 丹皮一錢 犀角二錢

銙碎

右將地黃用溫水潤透。銅刀截作片。石臼內搗爛。再加水

調糊絞汁聽用其滓入藥同煎藥成去滓入前汁合服

按傷寒太陽病不解。從經傳腑。熱結膀胱。其人如狂。血自下者愈。血結不行者。宜抵當湯。今瘟疫初無表証。而惟胃實。故腸胃蓄血多。膀胱蓄血少。然抵當湯行瘀逐蓄之最者。無分前後二便。並可取用。然蓄血結甚者。在桃仁力所不及。宜抵當湯。蓋非大毒猛厲之劑。不足以抵當。故名之。然抵當證所遇亦少。存此以備萬一之用。

抵當湯方

大黃

五錢

虻虫

二十枚炙乾研碎

此味無考俗
云牛馬蠅

桃仁

五錢研泥

水蛭

末五分

照常煎服

發黃

疫邪傳裏。遺熱下焦。小便不利。邪無輸泄。經氣鬱滯。

其傳爲疽身目如金者宜茵陳湯

茵陳二錢山梔一錢大黃五錢水薑煎服

按茵陳爲治疽退黃之專藥。今以病症較之。黃因小便不利。故用山梔除小腸屈曲之火。瘀熱既除。小便自利。當以發黃爲標。小便不利爲本。及論小便不利。病源不在膀胱。乃係胃家移熱。又當以小便不利爲標。胃實爲本。是以大黃爲耑功。山梔次之。茵陳又其次也。設去大黃。而服山梔。茵陳。是忘本治標鮮有效矣。或用茵陳五芩。不惟不能退黃。小便間亦難利。

茵陳世皆用金鐘花者非是本草云不花不寔陳根復發故名茵陳春月根發白柔軟細葉是也

舊論發黃有從濕熱有從陰寒者是亦妄生枝節學者未

方愈

音萬

免多岐之惑矣夫傷寒時疫既以傳裏皆熱病也

音萬

物者莫過於火是知大熱之際燥必隨之又何暇生寒生
濕辟若冰炭豈容並處耶既無其証焉有其方智者所不
信古方有三承氣証便於三承氣加茵陳山梔當隨証
施治方爲盡善

邪在胸膈

瘟疫胸膈滿悶心煩喜嘔欲吐不吐雖吐而不得大吐腹中
滿欲飲不能飲欲食不能食此疫邪留於胸膈宜瓜蒂散吐

之

瓜蒂散

瓜蒂失傳矣考之本草該是菜瓜俗又名稍瓜。卻未試

甜瓜蒂一錢赤小豆二錢研碎生山梔仁二錢

右用水二鍾煎一鍾後入赤豆煎至八分先服四分一時後不吐再服盡吐之未盡煩悶尚存者再煎服如無瓜蒂以淡豆豉二錢代用

辨明傷寒時疫

五段

或曰子言傷寒與時疫有霄壤之隔今用三承氣及桃仁承氣抵當茵陳諸湯皆傷寒方也既用其方必同其証子何言之異也曰夫傷寒必有感冒之因或單衣風露或強力入水或臨風脫衣或當簷出浴當覺肌肉栗起既而四肢拘急惡

風惡寒然後頭疼身痛發熱惡寒脉浮而數脈繁無汗爲傷
寒脉緩有汗爲傷風若時疫初起原無感冒之因忽覺凜凜

凜凜微惡寒

以後但熱而不惡寒然亦有所触因而發者或饑飽勞碌或

焦思氣鬱皆能触动其邪是促其發也不因所触無故自發

者居多促而發者十中之一二耳且傷寒投劑一汗而解時

疫發散雖汗不解傷寒不傳染於人時疫能傳染于人傷寒

之邪自毫竅而入時疫之邪自口鼻入傷寒感而卽發時疫

感而後發傷寒汗解在前時疫汗解在後傷寒投劑可使之立

汗時疫解以戰汗傷寒不能發斑時疫則能發斑傷寒感邪在

時疫解以戰汗傷寒不能發斑時疫則能發斑傷寒感邪在

俗云不明不陽之病

經以經傳經時疫感邪在內。內溢於經。經不自傳。傷寒感發甚暴。時疫多有淹纏二三日。或漸加重。或淹纏五六日。忽然重加傷寒。初起以發表爲先。時疫初起。以疎利爲主。種種不同。其所同者。傷寒時疫皆能傳胃。至是同歸於一。故用承氣湯導邪而出。要之。傷寒時疫始異而終同也。夫傷寒之邪。自肌表一逕傳裏。如浮雲之過太虛。原無根蒂。惟其傳法。始終有進而無退。故下後皆能脫然而愈。若時疫之邪。始則匿於膜原。根深蒂固。發時與榮衛交併。客邪經由之處。榮衛未有不被其所傷者。因其傷。故名曰潰。然不潰。則不能傳。不傳。邪不能出。邪不出。而疫不瘳。時疫下後。多有未能頓解。

猶屬癰也

邪之同異也

假如初得傷寒爲陰邪。主閉藏而無汗。傷風爲陽邪。主開發而多汗。始有桂枝麻黃之分。原其感而未化也。傳至少陽。並用柴胡。傳至胃家。並用承氣。至是亦無復有風寒之分矣。推而廣之。是知疫邪傳胃。治法無異也。

發斑戰汗合論

凡疫邪留於氣分。解以戰汗。留於血分。解以發斑。氣屬陽而輕清。血屬陰而重濁。是以邪在氣分。則易躁透。邪在血分。恒多膠滯。故陽主速。而陰主遲。所以從戰汗者。可使頓解。從發斑者。當圖漸愈。

者何耶。蓋疫邪每有表裏分傳者。因有一半向外傳邪。留於肌內。一半向內傳邪。留於胃家。邪留於胃。故裏氣結滯。裏氣結。表氣因而不通。於是肌肉之邪不能卽達於肌表。下後裏氣一通。表氣亦順。向者鬱於肌肉之邪方能盡發於肌表。或斑或汗。然後脫然而愈。傷寒下後無有此治。雖曰終同。及細較之。而終又有不同者。

或曰。傷寒感天地之正氣。時疫感天地之戾氣。氣既不同。俱用承氣。又何藥之相同也。曰。風寒。疫邪。與吾身之真氣。勢不兩立。一有所著。氣壅火積。氣也。火也。邪也。三者混一。與之俱化。失其本然之面目。至是均謂之邪矣。但以驅逐爲功。何論。
及風寒。

戰汗

疫邪先傳表。後傳裏。忽得戰汗。經氣輸泄。當卽脉靜。身涼煩渴頓除。三五日後。陽氣漸積。不待飲食勞碌。必然反復者。蓋表邪已解。裏邪未去。纔覺發熱。下之卽解。

覺發熱而下之謂。脈必沉數。延久必現。裏證。下后自有汗。

疫邪表裏分傳。

亦下后又有汗。

裏氣壅閉。非下不汗。下之未盡。日後復熱。當復下。復汗。

瘟

疫下後。煩渴減。腹滿去。或思食而知味。裏氣和也。身熱未除。脈近浮。此邪氣拂鬱於經。表未解也。當得汗解。如未得汗。以柴胡清燥湯和之。復不得汗者。從漸解也。不可苛求其汗。

應下失下。氣消血耗。既下欲作戰汗。但戰而不汗者。危。以中氣虧微。但能降陷。不能升發也。次日當期復戰。厥回汗出者。

生厥不回汗不出者死以正氣脫不勝其邪也。戰而厥回無汗者真陽尚在表氣枯涸也可使漸愈。凡戰而不汗忽痙者必死。痙者身如尸牙關緊目上視。凡厥不可擾動但可

溫覆擾動則戰而中止。次日當期復戰。

下焦有留邪也

似痢症

二三日反腹痛不止者欲作滯下也無論已見積未見積宜

芍藥湯。芍藥湯方。白芍藥一錢。當歸一錢。枳榔二錢。

厚樸一錢。甘草七分。水薑煎服。裏急後重。加大黃三

錢。紅積倍芍藥。白積倍枳榔。煎服。

自汗

自汗者。不日發散。自然汗出也。伏邪中潰。氣通得汗。邪欲去。

也。若脈長洪而數身熱大渴宜白虎湯得戰汗方解。

裏詔

下後續得自汗雖二三日不止甚則四五日汗不止身微熱

熱甚則汗甚。熱微汗亦微。

表未解自汗解表汗自止下利裏熱用

此屬實乃表有留邪也邪盡汗止。

汗不止者宜柴胡湯以佐之。

表解則汗止設有三陽經証當

用三陽隨經加減法與協熱下利投承氣同義表裏雖殊其

理則一若悞認爲表虛自汗輒用黃芪實表及止汗之劑則

悞矣。有表証時當盛暑多作自汗宜下之。

有陽明症者可也

白虎証自汗詳見亦有自汗

此段自汗危証表裏虛汗急用好壯雞可以救急

前若面無神色唇口刮白表裏無陽証喜熱飲稍冷則畏脰

微欲絕忽得自汗淡而無味者爲虛脫夜發則晝死晝發則

夜亡急當峻補補不及者死大病愈後數日每飲食及驚動

卽汗此表裏虛性宜人參養榮湯加黃芪

盜汗

○汗証三則理當有熱不然用柴胡湯何爲。

裏証下後續得盜汗者表有微邪也若邪甚竟作自汗伏邪中潰則作戰汗矣凡人目張則衛氣行於陽目瞑則衛氣行於陰行陽謂升發於表行陰謂斂降於內行於陰不能衛護其表毫竅空疎微邪乘間而出邪盡而盜汗自止設不止者宜柴胡湯以佐之

○已無表裏症

○自汗盜汗俱用柴胡湯者同○表邪未盡也○
時疫愈後脉靜身涼數日後反得盜汗及自汗者此屬表虛宜黃芪湯續得反得二字宜詳

柴胡湯 柴胡一錢 黃芪一錢 陳皮一錢 甘草一錢

生薑一錢 大棗一枚 右方用人參半夏今表實故不用人參無嘔吐不加半夏

黃芪湯

黃芪

三錢

五味子

三分

當歸

一錢

白朮

一錢

甘草 五分

照常煎服如汗未止加麻黃淨根一錢五分

無有不止者然屬實者常多屬虛者常少邪氣盛爲實正

氣奪爲虛虛實之分

在乎有熱無熱有熱爲實無熱爲虛

辨得明白

若顛倒悞用未免實實虛虛之弊臨証當慎

狂汗

狂汗者伏邪中潰欲作汗解因其人稟賦肥盛陽氣冲繫不能頓開故忽然坐臥不安且狂且燥少頃大汗淋漓狂躁頓

止脉靜身涼霍然而愈。此症歷過

發斑

邪留血分。裏氣壅閉。非下不斑。斑出爲毒。邪外解。下後斑漸出。更不可大下。設有下証。少與承氣。緩緩下之。若復大下。中氣不振。斑忽陷伏則服不可見斑便服斑毒內陷。則危。宜托裏舉斑。

托裏舉斑湯 白芍藥 當歸 各一錢 升麻 五分 白芷 七分
柴胡 七分 川山甲 二錢 炙黃爲粗末

水薑煎服。下後斑漸出。復大下。斑毒復隱。反加循衣摸牀。撮空理線。脉漸微者。危。本方加人參一錢。補不及者死。若未下而先發斑者。設有下証。少與承氣。須從緩下。

數下亡陰

猶言

下訛以邪未盡。不得已而數下之間。有兩目加澁。舌反枯乾。津不到咽。唇口燥裂。緣其人所稟陽臟素多火而陰虧者。今重亡津液。宜清燥養榮湯。設熱渴未除。裏訛仍在。宜承氣養榮湯。

解後宜養陰忌投參术

夫疫乃熱病也。邪氣內鬱。陽氣不得宣布。積陽爲火。陰氣每爲熱搏。暴解之後。餘烟尚在。陰血未復。大忌參芪白朮。得之反助其壅鬱。餘邪留伏。不惟日底淹纏。日後變生異訛。或周身痛痺。或四肢攀急。或流火結疫。或遍身瘡瘍。或兩腿鑽痛。

或勞嗽湧疫或氣毒流注或疫核穿漏皆驟補之爲害也。若
有陰枯血燥者宜清燥養榮湯。若素多疫及少年平時肥盛
者投之恐有泥膈之弊亦宜斟酌大抵時疫愈後調理之劑
投之不當莫如靜養節飲食爲第一。

清燥養榮湯余嘗治陰虛血燥身熱脉空浮以六味湯加減
殊效

知母 天花粉 當歸身 白芍 地黃汁 陳皮

甘草 加燈心煎服 表有餘熱宜柴胡養榮湯

柴胡養榮湯 柴胡 黃芩 陳皮 甘草 當歸 白芍

生地 知母 天花粉 薑棗煎服 裹証未盡宜

承氣養榮湯

承氣養榮湯

知母

當歸

芍藥

生地

大黃

枳實

厚樸

水薑煎服。疫涎湧甚。胸膈不清者。宜爪貝養榮湯。

爪貝養榮湯

知母

花粉

貝母

橘紅

白芍

爪薑實

當歸

柴蘇子

水薑煎服

用參宜忌有前利後害之不同

凡人參所忌者。裏証耳。邪在表及半表半裏者。投之不妨。表有客邪者。古方如參蘇飲。小柴胡湯。敗毒散。是也。半表半裏者。如久瘧扶虛。用補中益氣。不但無礙。而且得效。即使暴瘧。邪氣正盛。投之不當。亦不至張爲無裏証也。夫裏証者。不特

傷寒、瘟疫傳胃至如雜証氣鬱血鬱火鬱濕變疫鬱食鬱之類皆爲裏証。投之卽脹者蓋以實填實也。

世有一種小人見前醫用下藥後有微煩未熄者彼方中或

今瘟疫下後適有暫時之通卽投人參因而不脹醫者輒言用參附肉桂此少不致爲害後烟燼彼則歸功矣反鄙前醫之以爲用參之後雖不見佳處然不爲禍便爲是禍乃恣意投

悞也

之不知胃家喜通惡寒下後雖通餘邪尚在再四服之則助邪填實前証後起禍害隨至矣間有失下以致氣血虛耗者有因邪盛數下及大下而挾虛者遂投人參當覺精神爽慧醫者病者皆以爲得意明後日再三投之卽加變証蓋方下之後乘其胃家空濶虛則沾其補而未見害弗思餘邪未盡任意投之漸加壅閉邪大復熾愈投而變証愈增矣良由下

後邪緩虛急是以補正之效顯而助邪之害隱也。前後利害
之不同者有如此。

下後間服緩劑

下後或數下膜原尙有餘結未盡傳胃邪與衛氣併故熱不
能頓除當寬緩兩日俟餘邪聚胃再下之宜柴胡清燥湯緩
劑調理。

柴胡清燥湯

柴胡

黃芩

陳皮

甘草

花粉

知母

薑棗煎服

下後反痞

疫邪留於心胸令人痞滿下之痞應去今反痞者虛也以其更甚也

人或因他病先虧。或因新產後氣血兩虛。或真賦嬌怯。因而益虛。失其健運。邪氣留止。故令痞滿。今愈下。而痞愈甚。若更用行氣破氣之劑。轉成壞證。宜參附養榮湯。

參附養榮湯 當歸一錢 白芍一錢 生地三錢 人參一錢

附子炮七分 乾姜一錢 照常煎服

果如前証。一服痞如失。倘有下証。下後脈實。痞未除者。再下之。此有虛實之分。一則有下証。下後痞卽減者爲實。
則表雖微熱。脉不甚數。口不渴。下後痞反甚者。爲虛。若潮
熱口渴。脈數而痞者。投之。禍不旋踵。

此即下証

下後反嘔

疫邪留於心胸。胃口熱甚。皆令嘔不止。下之。嘔當去。今反嘔者。此屬胃氣虛寒。少進粥飲。便欲吞酸者。宜半夏藿香湯。一服嘔立止。穀食漸加。

半夏藿香湯 半夏一錢 藿香一錢 乾姜炒一錢 白茯苓一錢
廣皮五分 甘草五分 白朮炒一錢 水薑煎服

有前後一証。首尾內變者。其患疫時。心下脹滿。口渴發熱。而嘔。此應下之証也。下之諸証減去六七。嘔亦減半。再下之。脹除。熱退。渴止。向則數日不眠。今則少寐。嘔獨轉甚。此疫已去。而諸証除。胃續寒而嘔。甚與半夏藿香湯一劑。而嘔即止。

奪液無汗

瘟疫下後。脉沉。下証未除。再下之。下後脉浮者。法當汗解。三
五日不得汗者。其人預亡津液也。
以下是一治案
時疫得下。証日久失下。日遂下利純臭水。晝夜十數行。乃致口燥唇乾。舌裂如斷醫
者悞。按仲景協熱下利法。因與葛根黃連黃芩湯服之。轉劇。
邀予診視。乃熱結傍流。急與大承氣一服。去宿糞甚多。色如
敗醬。狀如粘膠。臭惡異常。是晚利頓止。次日服清燥湯一劑。
脉尚沉。再下之。脉始浮。下証減去。肌表僅存微熱。此應汗解。
雖不得汗。然裏邪先盡。中氣和平。所以飲食漸進。半月後忽
作戰汗表邪方解。蓋因下利日久。表裏枯燥之極。飲食半月。

津液漸回方可得汗。所謂積流而渠自通也。可見脈浮身熱非汗不解。血燥津枯。非液不汗。昔人以奪血無汗。今以奪液無汗。血液雖殊。枯燥則一也。

補瀉兼施

証本應下。耽擱失治。或爲緩藥羈遲。火毒壅閉。耗氣搏血。精神迨盡。邪火獨存。以致循衣摸牀。撮空理線。筋惕肉潤。支體振戰。目中不了了。皆緣應下失下之咎。邪熱一毫未除。元神將脫。補之則邪毒愈甚。攻之則幾微之氣不勝其攻。攻不可補。不可補瀉不及。兩無生理。不得已勉用陶氏黃龍湯。此証下亦死。不下亦死。與其坐以待斃。莫如含藥而亡。或有回生

於萬一者。此証余亦屢驗矣。

黃龍湯 大黃 厚樸 枳實 芒硝 人參

地黃 當歸 照常煎服

按前証實爲庸醫耽閣及今投劑補瀉不及然大虛不補虛何由以回大實不瀉邪何由以去勉用參地以回虛承氣以逐實此補瀉兼施之法也或遇此証純用承氣下証減稍神思稍甦續得支體振戰怔忡驚悸心內如人將捕以下等症設用黃龍湯或免此又法中之法四肢反厥肢暈鬱冒項背強直併前循衣摸牀撮空之狀四肢反厥肢暈鬱冒項背強直併前循衣摸牀撮空等証此皆大虛之候將危之証也急用人參養榮湯虛候少回速可併去蓋傷寒瘟疫俱係客邪爲火熱燥証人參

固爲益元氣之神品。偏於益陽，有助火固邪之弊。當此又非良品也。不得已而用之。

人參養榮湯 人參 麥門冬 遼五味 地黃 當歸
知母 白芍藥 廣陳皮 甘草 照常煎服

如人方肉食而病適來。以致停積在胃。用大小承氣連下。惟是臭水稀糞而已。於承氣湯中。但加人參一味服之。雖三四十日所停之完穀及完肉。於是方下。蓋承氣藉人參之力。鼓舞胃氣。宿物始動也。亦先生之活法也

藥煩

噫下失下。真氣虧微。及投承氣。下咽少頃。額上出汗。髮根燥

痺邪火上炎。手足厥冷甚。則振戰心煩。坐臥不安。如狂之狀。
此中氣素虧。不能勝藥。名爲藥煩。凡遇此証。急投薑湯。卽已。
藥中多加生薑。煎服。則無此狀矣。更宜勻兩次服。以防嘔吐。
不納三次服。亦不妨。

停藥

服承氣。腹中不行。或次日方行。或半日仍吐。原藥此因病久。
雜病有胃寒者。投熱涼即時吐者。審之。
失下。中氣大虧。不能運藥。名停藥。乃天元幾絕。大凶之兆也。
宜生薑以和藥性。或加人參以助胃氣。又有邪實病重。劑輕。
亦令不行。當審。

虛煩似狂

有似傷寒燠壞証燠壞因下早而成

此

虛煩

不因下而成者

時疫坐臥不安手足不定臥未穩則起坐纔著坐卽亂走纔抽身又欲臥無有寧刻或循衣摸牀撮空撲指師至纔診脉將手縮去六脉不甚顯尺脈不至此平時斬喪根源虧損因不勝其邪元氣不能主持故煩燥不寧固非狂証其危有甚狂症必洪實云急下者於狂也法當大補然急有下者或下後厥回尺脈至煩燥少定此因邪氣少退正氣暫復微陽少伸也不二時邪氣復聚前証復起勿以前下得効今再下之下之速死急宜峻補補不及者死此証表裏無大熱下証不偪者庶幾可生譬如城郭空虛雖殘寇而能直入戰不可守不可其危可知

先天下而下後譖語者方爲虛症設下症不盡仍作寔治

應下稽遲血竭氣耗內熱煩渴譖語諸下証具而數下之渴
熱並減下証悉去五六日後譖語不止者不可以爲實此邪
氣去元神未復宜清燥養榮湯加神砂一錢鄭聲譖語態度
無二但有虛實之分不應另立名色

奪氣不語

時疫下後氣血俱虛神思不清惟向裏床睡似寐非寐似寤
非寤呼之不應此正氣奪與其服藥不當莫如靜守虛回而
神思自清語言漸朗若攻之脉必反數四肢漸厥此虛虛之

禍危在旦夕凡見此証表裏無大熱者宜人參養榮湯補之

此熱詳審能食者自然虛回而前証自除設不食者正氣愈奪虛証轉

加溫當峻補

老少異治

三春早草得雨卽榮殘臘枯枝雖灌弗澤。凡年高之人最忌剥削。投設承氣以一當十。設用參术十不抵一。蓋老年榮衛枯濁幾微之元氣易耗而難復也。不比少年氣血生機甚捷。其勢浮然。但得邪氣一除。正氣隨復。所以老年慎鴻。少年慎補。何況僥幸用耶。萬有年高稟厚年少賦薄者。又當從權勿以

常論

妄投破氣藥論

瘡疫心下脹滿邪在裏也。若純用青皮枳實枳榔等香燥動

氣之品冀其寬脹此大謬也。不知內壅氣閉原有主客之分。
假令根於七情鬱怒肝氣上升飲食過度胃氣填實本無外
來邪毒客氣相干止不過自身之氣壅滯投木香砂仁豆蔻
枳殼之類上升者卽降氣閉者卽通無不立効今疫毒之氣
傳於胸胃以致升降之氣不利因而脹滿實爲客邪累及本
氣但得客氣一除本氣自然升降脹滿立消若專用破氣之
劑但能破正氣邪毒何自然而泄脹滿何由而消治法非用小
承氣弗愈旣而腸未燥結下旣不通中氣鬱滯上焦之氣不
能下降因而充積卽膜原或有未盡之邪亦無前進之路於
是表裏上中下三焦皆阻故無痞滿燥實之証得大承氣一

行所謂一竅通諸竅皆通大關通而百關盡通也。向則鬱於腸胃之邪。由此而下。腸胃既舒。在膜原設有所傳。不盡之餘邪方能到胃。乘勢而下也。辟若河道阻塞。前舟旣行。餘舟連尾而下矣。至是邪結並去。脹滿頓除。皆藉大黃之力。大黃本非破氣藥。以其潤而最降。故能逐邪拔毒。破結導滯。加以枳樸者。不無佐使云爾。若純用破氣之品。津液愈耗。熱結愈固。滯氣無門。而出疫毒無路。而泄乃望其寬胸利膈。惑之甚矣。

妄投補劑藥論

有邪不除。淹縕日久。必至庭廡庸醫。望之輒用補劑。殊不知無邪不病。邪去而正氣得通。何患乎虛之不復也。今投補劑。無邪不病。邪去而正氣得通。何患乎虛之不復也。今投補劑。

邪氣益固正氣日鬱轉鬱轉熱轉熱轉瘦轉瘦轉補轉補轉鬱循環不已乃至骨立而斃猶言服參幾許補之不及天數也病家止誤一人醫者終身不悟不知殺人無算

妄投寒涼藥論

疫邪結於膜原與衛氣并因而晝夜發熱五更稍減日晡益甚此與癰瘍相類癰瘍熱短過時如失明日至期復熱今瘟疫熱長十二時中首尾相接寅卯之間乃其熱之首尾也卽二時餘焰不清似乎日夜發熱耳其始也邪結膜原氣并爲熱胃本無病誤用寒涼妄伐生氣化其悞者一及邪傳胃煩渴口燥舌乾胎刺氣噴如火心腹痞滿午後朝熱此應下之

証若用大劑芩連梔柏專務清熱竟不知熱不能自成其勢
皆由邪在胃家阻礙正氣鬱而不通火亦留止積火成熟但
知火與熱不知因邪而爲熱火智者必投承氣逐去其邪氣
行火泄而熱自己若槩用寒涼何異揚湯止沸每見今醫好
用黃連解毒湯黃連瀉心湯蓋本素問熟淫所勝治以寒涼
但井皮病爲邪閉塞之熱所宜不得不辨之
先生豈不知素問之旨黃連之寒以爲聖人之言必不我欺况熱病用寒藥最是捷徑又何疑乎每遇熱甚反指大黃能泄而損元氣黃連清熱且不傷元氣更無下泄之患且得病家無有疑慮守此以爲良法由是凡遇熱証大劑與之二三錢不已增之四五錢熱又不已晝夜連追其病轉劇至此技窮力竭反謂事理當然又見有等

日久腹皮貼背乃謂胃承氣証也。况無痞滿亦不敢議承氣。

唯類聚寒涼。耑務清熱。又思寒涼之最者。莫如黃連。因而再

倍之。日近危篤。有邪不除。耽悞至死。猶言服黃連至幾兩。熟

不能清。非藥之不到。或言不治之証。或言病者之數也。他日

凡遇此証。每每如是。雖父母妻子。不過以此法毒之。蓋不知

黃連苦而性滯。寒而氣燥。與大黃均爲寒藥。大黃走而不守。

黃連守而不走。一燥一潤。一通一塞。相去甚遠。且邪疫首尾

以通行爲治。若用黃連。反招閉塞之害。邪害何由以泄。病根

何由以拔。旣不知病原。烏能以愈疾耶。

問曰。間有進黃連而得効者。何也。曰。其人正氣素勝。又因所

終熱能燥。熊。烘。子。黃連是也。須知此理。

經云。若烏火化氣。

每見有此。

理該自根。

受之邪本微此不藥自愈之証醫者悞投溫補轉補轉鬱轉
鬱轉熱此以三分客熱轉加七分本熱也客熱者因客邪所
鬱正分之熱也此非黃連可愈本熱者因悞投溫補正氣轉
鬱反致熱極故續加煩渴不眠譫語等証此非正分之熱乃
庸醫添造分外之熱也誤投黃連於是煩渴不眠譫語等証
頓去要之黃連但可清去七分無邪本熱又因熱減而正氣
卽回所存三分有邪客熱氣行卽已醫者不解遂以爲黃連
得効他日藉此槩治客熱則無効矣又以昔効而今不効疑
其病原本重非藥之不到也執迷不悟所害更不可勝計矣

黃連只可清熱不能解結有耽誤病

問曰間有未經溫補之誤進黃連而疾愈者何也曰凡元氣

勝病爲易治病勝元氣爲難治元氣勝病者雖悞治未必皆

能殺人也

而致死非

體

而致死非

能殺人也

死病勝元氣者稍悞未有不死者此因其人元氣素勝所感之初本微是其氣有餘足以勝病也雖少與黃連不能抑鬱正氣此爲小逆以正氣猶勝而疾幸愈也醫者不解竊自邀功他曰設遇邪氣勝者非導邪不能瘳其疾悞投黃連反招閉塞之害未有不危者

大便

此段總言四症辨別於後

結熱傍流協熱下利大便閉結大腸膠閉總之邪在裏其証不同者在乎通塞之間耳

協熱下利者其人大便素不調邪氣忽乘於胃便作煩渴一症

如平時泄瀉稀糞而色不敗甚則色但焦黃而已此少邪傳
裏不能稽留於胃至午後潮熱便作泄瀉子後熱退泄瀉亦
減次日不作潮熱利亦止爲病愈潮熱未除利不止者宜小
承氣湯以撤其餘邪而利自止利止二三日後午後忽加
渴煩潮熱下泄仍如前証此伏邪未盡復傳到胃也治法同

二証

前

大便秘結者疫邪傳裏內熱壅鬱宿糞不行蒸而爲結漸至
黑硬下之結糞一行瘀熱自除諸証悉去热結傍流者以
脚節癰云心下硬痛利清水熱結利症譜語熟渴用黃龍湯
胃家實內熱壅閉先大便秘結續得下利純臭水全然無糞
日三四度或十數度宜大承氣湯得結糞而利立止服湯不
即承氣湯
得結糞仍下利純臭水并所進湯藥因大腸邪勝失其傳送

結得甚

之職知邪猶在也。病必不減。宜更下之。

四証

大腸膠閉者其人平素大便不實設遇疫邪傳裏但蒸作極

下出

來方見

膠粘之狀先雖鮮手

但云積滿

臭狀如粘膠至死不結但愈蒸愈閉以致胃氣不能下行疫

毒無路可出不下卽死但得粘膠一去下証自除霍然而愈

瘟疫愈後三五日或數日反腹痛裏急者非前病原也此下

焦別有伏邪所發欲作滯下也發於氣分俗云傷寒轉病症則爲白積發於血

分則爲紅積氣血俱病紅白相兼邪盡利止未止者宜芍藥

湯方見前

愈後大便數日不行別無他証此是三陰不足以致大腸虛燥此不可攻飲食漸加津液流通自能潤下也覺穀道旁悶

方言

膀胱症

治分明宜與

門參看

熱到膀胱小便赤色邪到膀胱干於氣分小便膠濁干於血

分溺血蓄血留邪欲出小便急數膀胱不約小便自遺膀胱
熱結小便閉塞

熱到膀胱者其邪在胃胃熱灼於下焦在膀胱但有熱而無
邪惟令小便赤色而已其治在胃

前云熱到膀胱此云邪

利水耳

乃毒邪非輕微之熱也

邪到膀胱者乃疫邪分布下焦膀胱實有之邪不止於熱也
無非承氣湯
從胃來者治在胃兼治膀胱若純治膀胱胃氣乘勢壅入膀
胱非其治也若腸胃無邪獨小便急數或白膏如馬遺其治
在膀胱宜猪苓湯

猪苓湯方 邪於氣分者宜之。

即腰陽之奇也
宜作蜜箭導。甚則宜六成湯。

似腎泄。

病愈後脈遲細而弱。每至黎明或夜半後便作泄瀉。此命門真陽不足。宜七成湯。亦有雜証屬實者。宜大黃丸下之。勿忘。

六成湯方 當歸一錢五分 白芍藥一錢 地黃五錢

天門冬一錢 肉蓴蓉三錢 麥門冬一錢

照常煎服。日後更燥者。宜六味九。少減澤瀉。

七成湯方 破故紙炒香搗熟附子一錢 遼五味八分

白茯苓一錢 人參一錢 甘草炙五分

照常煎服。愈後更發者。宜八味丸倍加附子。小便。

猪苓一錢澤鴻一錢滑石一錢甘草八分木通一錢

車前二錢燈心煎服

桃仁湯方 邪於血分者宜之。

桃仁三錢研如泥丹皮一錢當歸一錢赤芍一錢阿膠二錢

滑石五錢照常煎服。小腹痛按之硬痛。小便自調。有畜

血也。加大黃三錢甚則抵當湯藥分三等隨其病之輕重

而施治。

前後虛實

病有先虛後實者。宜先補而後瀉。有先實後虛者。宜先瀉而

後補。假令先虛後實者。或因他病先虧。或因年高血弱。或因

先有勞倦之極。或因新產亡血過多。或舊有吐血及崩漏之証。時疫將發。卽触动舊疾。或吐血或崩漏。以致亡血過多。然後疫氣漸漸加重。已上並宜先補而後瀉。瀉者謂疎導之劑。并承氣下藥。槩而言之也。凡遇先虛後實者。此萬不得已。而投補劑一二貼。後虛証少退。便宜治疫。若補劑連進。必助邪禍害隨至。假令先實而後虛者。疫邪應下失下。血液爲熟搏盡。原邪尚在急宜下之。邪退六七。急宜補之。虛回五六。慎勿再補。多服則前邪復起。下後必竟加添虛証者。方補。若以意揣度其虛。不加虛証。誤用補劑。貽害不淺。

不見虛証

辨

細

陰

資

怪

之

病

歸

歸

歸

歸

歸

歸

歸

歸

歸

歸

瘟疫得裏証。神色不敗。言動自如。別無怪証。忽然六脉如絲。
難之脈須以外症參之。方敢下之。
微細而軟。甚至於無。或兩手俱無。或一手先伏。察其人不應。有此脉者。皆緣應下失下。內結壅閉。榮氣逆於內。不能達於四支。此脉厥也。亦多有過用黃連石膏諸寒之劑。強遏其熱。致邪愈結。脉愈不行。醫見脉微。欲絕以爲陽証。得陰脉爲不治。委而棄之。以此悞人甚衆。若用人參生脈散等劑。調不旋踵。宜承氣緩緩下之。六脉自復。

脉証不應

表証脉不浮者可汗而解。以邪氣微不能牽引正氣故脉不應。裏証脉不沉者可下而解。以邪氣微不能抑鬱正氣故

脉不應。陽証見陰脉。有可生者。神色不敗。言動自如。乃稟賦脉也。再問平日無此脉。乃脉厥也。下後脉實亦有病愈者。但得証減後。有實脉。乃天年脉也。夫脉不可一途而取。須以神氣形色。病証相參。以決安危爲善。

張崑源。正年六旬。得滯下。後重窘急。日三四十度。脈常歇至。諸醫以爲雀啄脉。必死之候。咸不用藥。延余診視。其脈參伍。不調。或二動一止。或三動一止。而復來此。澁脈也。年高血弱。下利濃血。六脈短澁。固非所能任。詢其飲食不減。形色不變。聲音烈烈。言語如常。非危証也。遂用芍藥湯。加大黃三錢。大下。純膿成塊者兩碗。許自覺舒快。脈氣漸續。而利亦止。數年

後又得傷風。咳嗽痰涎湧甚。診之。又得前脈與杏桔湯一劑。
見其婦必美色。夫必貪色以致此。戒之在色。守身者之大也。
嗽止。脈調乃見。其婦凡病善作此脉。大抵治病務以形色脉。

証參考庶不失其大體。方可定其吉凶也。

體厥

陽証脉閉。身冷如水爲體厥。

施納聲賣卜頗行年四旬。稟賦肥甚。六月患時疫。口燥舌乾。胎刺如鋒。不時太息。咽喉腫痛。心腹脹滿。按之痛甚。渴思冰水。日晡益甚。小便赤澁。得涓滴則痛甚。此下証悉備。但通身肌表如冰。指甲青黑。六脉如絲。尋之則有。稍按則無。醫者不知裏証熱極。但引陶氏全生集以爲陽証。但手足厥逆。若冷。

陶節菴六書有此論。

過乎肘膝便是陰証。今已通身冰冷。比之冷過肘膝更甚。宜其爲陰証一也。且陶氏以脉分陰陽二証。全在有力無力。中分今已脉微。欲絕按之如無。比之無力更甚。宜其爲陰証二也。陰証而得陰脈之至。有何說焉。以內諸陽証竟置不問。遂

這纔是
可恨

定附子理中湯。未服延予至。以脉相參。表裏互較。此陽証之最者下証悉具。但嫌下之晚耳。蓋因內熱之極。氣道壅閉。乃至脉微欲絕。此脉厥也。陽鬱則四肢厥逆。况素稟肥盛。尤易壅閉。今亢陽已極。以致通身冰冷。此體厥也。六脉如無者羣。
乾卦用九見羣龍無首吉乾卦六爻皆吉龍純陽之象故引之以無首

龍無首之象

証亦危矣急投大承氣湯

嚙其緩緩下之脉至

陽反潛匿之象厥回便得生矣其妻聞一曰陰証一曰陽証天地懸隔疑而

不服更請一醫詣言陰毒須炙丹田其兄疊延三醫續至皆
言陰証妻乃惶惑病者自言何不卜之神明遂卜得從陰則
吉○從陽則凶○更惑等醫之議陰証者居多○乃進附子湯下咽
如火煩燥頓加○乃嘆曰吾已矣藥之所悞也○言未已○更加躡
躅逾時○乃卒嗟乎向以卜謀生終以卜謀死○悞人還自悞可
爲醫巫之鑒○

乘除

病有純虛純實非補卽瀉何有乘除○設遇旣虛且實者○補瀉
間用○當詳孰先孰後○從少從多可緩可急○隨其証而調之○

吳江沈清來正少寡素多鬱怒而有吐血証歲二三發吐後

卽已無有他証蓋不以爲事也三月間病並非舊証但小發
熱頭疼身痛不惡寒而微渴惡寒不渴者感冒風寒今不惡
寒微渴者疫也至第二日舊証大發吐血勝常更加眩暈手
振煩燥種種虛狀飲食不進且熱漸加重醫者病者但見吐
血以爲舊証復發不知其爲疫也故以發熱認爲陰虛頭疼
身痛認爲血虛不察未吐血前一日已有前証認得到非吐血後所
加之証也諸醫議補問余可否余曰失血補虛權宜則可蓋
吐血者內有結血正血不能歸經所以吐也結血牢固豈能
止乎能去其結於中無阻血自歸經方冀不發若吐後專補
補則血滿既滿不歸血從上溢也悞用寒冷尤悞投補劑者

只顧目前之虛用參。暫効不能拔去病根。日後又發也。況又
乘疫。今非昔比。今因疫而發。血脫爲虛邪。在爲實。是虛中有
實。若投補劑。始則以實填虛。沾其補益。旣而以實填實。災害
立至。於是暫用人參二錢。以芪苓歸芍佐之。兩劑後。虛証減
退。熟減六七。醫者病者。皆謂用參得効。均欲速進。余禁之不
止。乃恣意續進。便覺心胸煩悶。腹中不和。若有積氣。來曖不
得。此氣不時上升。便欲作嘔。心下難過。遍體不舒。終夜不寐。
喜按摩搗擊。此皆外加有餘之變証也。所以然者。止有三分
之疫。只應三分之熱。適有七分之虛。經絡枯澁。陽氣因陷。故
有十分之熱。分而言之。其間是三分實熱。七分虛熱也。向則

本氣空虛不與邪搏故無有餘之証但虛不任邪惟懊憹鬱冒眩暈而已今投補劑是以虛証不去熱減去七所餘三分之熱者實熱也乃是病邪所致斷非人參可除者今再服之反助疫邪邪正相搏故加有餘之變証因少與承氣微利之而愈按此病設不用藥宜靜養數日亦愈以其人大便一二日一解則知胃氣通行邪氣在內日從胃氣下趨故自愈間有大便自調而不愈者內有滯糞隱曲不行下之得宿糞極臭者病始愈設邪未去恣意投參病乃益固日久不除醫見形體漸瘦便指爲怯証愈補愈危死者多矣要之真怯証世間從來罕有今患怯証者皆是人參成之近代參價如金服

者不便是以此訛不死於貧家多死於富室也

雜氣論

日月星辰天之有象可睹水火土石地之有形可求昆蟲草木動植之物可見寒熱溫涼四時之氣往來可覺至於山嵐瘴氣嶺南毒霧咸得地之濁氣猶或可察而惟天地之雜氣種種不一亦猶天之有日月星辰地之有水火土石氣交之中有昆蟲草木之不一也草木有野葛巴豆星辰有羅計熒惑昆蟲有毒蛇猛獸土石有雄硫硝信萬物各有善惡不等是知雜氣之毒亦有優劣也然氣無形可求無象可見况無聲復無臭何能得睹得聞人惡得而知其氣又惡得而知其

氣之不一也是氣也其來無時其著無方衆人有觸之者各隨其氣而爲諸病焉其爲病也或時衆人發顙或時衆人頭面浮腫俗名爲大頭瘟是也或時衆人咽痛或時聲啞俗之八腹脹
此段是雜病亦言氣候使然

喉痺失音頭

爲蝦蟆瘟是也或時衆人瘡瘍或爲癰瘍或爲斑

疹或爲瘡疥疔瘡或時衆人目赤腫痛或時衆人嘔血暴亡

胸高脢起嘔血如汗

俗名爲爪瓢瘟探頭瘟是也或時衆人癰瘍俗名爲疖瘍

發塊如瘡走流遍身

是也爲病種種難以枚舉大約病偏於一方沿門合戶衆人

相同者皆時行之氣卽雜氣爲病也爲病種種是知氣之不

一也蓋當時適有某氣專入某臟腑某經絡專發爲某病故

衆人之病相同是知氣之不一非關臟腑經絡或爲之證也

夫病不可以年歲四時爲拘。蓋非五運六氣所印定者。是知氣之所至無時也。或發於城市。或發於村落。他處截然無有。是知氣之所著無方也。疫氣者亦雜氣中之一俱有。甚於他氣。故爲病頗重。因名之厲氣。雖有多寡不同。然無歲不有。至於瓜瓠瘧。疣瘡瘧。緩者朝發夕死。急者頃刻而亡。此在諸疫之最重者。幸而幾百年來罕有之證。不可以常疫並論也。至於發頭咽痛目赤斑疹之類。其時村落中偶有一二人所患者。雖不與眾人等。然考其症甚合某年某處眾人所患之病。纖悉相同。治法無異。比卽當年之雜氣。但目今所鍾不厚。所患者希少耳。此又不可以衆人無有斷爲非雜氣也。況雜氣風寒暑濕燥火之六氣善調護者能之雜氣

無形無聲人難

感之者多但人未推到此細微非先
生之穿鑿也

爲病最多而舉世皆誤認爲六氣假如誤認爲風者如大麻

風鶴膝風痛風歷節風老人中風腸風厲風癥風之類概用

風藥未常一効寔非風也皆雜氣爲病耳至又誤認爲火者

如疔瘡發背癰疽瘧毒氣毒流注流火丹毒與夫發斑痘疹瘻
之類以爲諸痛瘡瘍皆屬心火投芩連梔柏未常一效實非

是暑天之雜氣尤顯

火也亦雜氣之所爲耳至於誤認爲暑者如霍亂吐瀉瘧痢

暑注腹痛絞腸痧之類皆誤認爲暑因作暑證治之未嘗一

效與暑何與焉至於一切雜証無因而生者並皆雜氣所成

從古未聞者何耶蓋因諸氣來而不知感而不覺惟向風寒
暑濕所見之氣求之是令無聲無臭不睹不聞之氣推察既

錯認病原

病原語

未免誤投他藥

六氣之藥如牛馬為行人所

投六氣之藥如牛馬為行人所

妄之方安三句比方語

人之災也

劉河間作原病式益視五運六氣百病皆原於風

寒暑濕燥火謂無出此六氣為病而不知雜氣為病更多於

六氣為病者百倍良以六氣有限現在可測雜氣無窮茫然

不可測也專務六氣不言雜氣焉能包括天下之病歟

論氣盛衰

其年疫氣盛行所患皆重最能傳染卽童輩皆知為疫至於微疫反覺無有蓋毒氣鍾厚也

其年疫氣衰少間里所患者不過幾人且不能傳染時師皆以傷寒為名不知者固不言疫知者亦不便言疫然則何以

知其爲疫蓋脈証與盛行之年所患之證纖悉相同至於用
予亦試驗屬矣
藥取效毫無差別是以知瘟疫四時皆有常年不斷但有多寡輕重耳

疫氣不行之年微疫轉有衆人皆以感冒爲名實不知爲疫也設有發散之劑雖不治病原然亦無大害疫自愈實非藥也卽不藥亦自愈至有稍重者誤投發散其害尚淺若誤用補劑及寒涼反成痼疾不可不辨

論氣所傷不同

所謂雜氣者雖曰天地之氣實由方土之氣也蓋其氣從地而起有是氣則有是病譬如所言天地生萬物然亦由方土

之產也。彼植物藉雨露而滋。生動物藉飲食而願養。必先有是氣。然後有是物。推而廣之。有無限之氣。因有無限之物也。

陰陽五行也。

但二五之精。未免生剋制化。是以萬物各有宜忌。宜者益而忌者損。損者制也。故萬物各有所制。如貓制鼠。如鼠制象之類。既知以物制物。卽知以氣制物矣。以氣制物者。蟹得霧則死。棗得霧則枯之類。此有形之氣。動植之物。皆爲所制也。至於無形之氣。偏中於動物者。如牛瘟。羊瘟。雞瘟。鴨瘟。豈但人疫而已哉。然牛病而羊不病。雞病而鴨不病人病而禽獸不病。究其所傷不同。因其氣各異也。知其氣各異。故謂之雜氣。夫物者氣之化也。氣者物之變也。氣即是物。物即是氣。知氣。

寒邪在表，麻黃發之。疫邪在膜，原振柳驅之。從外溝赤，在胸膈瓜蒂吐之。邪在裏大黃導之使下，皆物制氣也。
也如蠚蚰解蜈蚣之毒，貓肉治鼠瘻之潰。此受物氣之爲病，是以物之氣制物之氣，猶或可測。至於受無形雜氣爲病，莫知何物之能制矣。惟其不知何物之能制，故勉用汗吐下三法以決之。嗟乎！卽三法且不能盡善，况乃知物乎？能知以物制氣，一病只有一藥，藥到病已，不煩君臣佐使。品味加減之勞矣。

蛻厥

蛻音回

人謂蛻爲胃中消食蟲爲本。有之者非也。予謂蛻者，即疫邪傳裏，胃熱如沸，蛻動不安，下既不通，必反於上，蛻因吐是病也。所以小兒多有之病，至吐蛻，胃已傷矣。每見熱病出此常事也。但治其胃，蛻厥自愈。每見醫家妄引經論以爲

臘寒

吐蛇

經云

肿

寒胃

令當作肿

傷胃虛

字看又

云大山之始

烏梅圓

或理中安蛇湯方中

乃細辛附子乾薑

桂枝川椒皆

辛熱之品

投之如火上添油

殊不知疫證表裏

上下皆熱

始終畧無寒

証者不思現前事理

徒記紙上文辭

以爲依經傍

註坦然用之無疑

因此誤人甚衆

呃逆

胃氣逆則爲呃逆。吳中稱爲冷呃。以冷爲名。遂指爲胃寒。不知寒熱皆令呃逆。且不以本証相參。專執俗語爲寒。遂投丁椿薑桂。誤人不少。吾願執辭害義者。臨證猛省。治法各從其本証。而消息之。如見白虎證。則投白虎。見承氣。

證則投承氣膈間痰閉則宜導痰。如果胃寒丁香柿蒂散宜之。然不若四逆湯功效殊捷要之但治本證。呃自止。其他可以類推矣。

似表非表似裏非裏

時疫初起邪氣盤踞於中。表裏阻隔。裏氣滯而爲悶。表氣滯爲頭疼身痛。因見頭疼身痛往往誤認爲傷寒表証。因用麻黃桂枝香蘇葛根敗毒九味羌活之類。此皆發散之劑。強求其汗。妄耗津液。經氣先虛。邪氣不損。依然發熱也。更有邪氣傳裏。表氣不能通於內。必壅於外。每至午後潮熱甚。則頭脹痛熱退則已。此其表實者耶。以上似表誤爲表証妄投升

醫者必須問其脹否以下論傳裡頭痛

凡頭痛

散之劑原邪愈實火氣上升頭疼轉甚須下之裏氣一通經

氣降而頭疼立止若果感冒頭疼無時不痛爲可辨也且有

証

別証相參不可一途而取

以下論病後身痛卽俗云川痛了

若汗若下後脈靜身涼渾身支

節反加痛甚一如被杖一如墜傷少動則痛若號呼此經氣

以下論感冒非疫也疫邪感胃各有別

虛榮衛行澁也三四日內經氣漸回其病漸止雖不藥必自

愈設妄引經論以爲風濕相搏一身盡痛不可轉側遂投踈

風勝濕之劑身痛反劇以無誤人甚衆

傷寒傳胃卽便潮熱譯語下之無辭

以下論在表亦有潮熱

謂語者邪之重者也但無腹滿舌胎等裏症

熱甚亦能譯語誤認爲裏証妄用承氣是爲誅伐無辜不知

伏邪附近於胃邪未入腑亦能潮熱午後熱甚亦能譯語不

待胃實而後能也。假令常瘧熱甚，亦作譖語，痺瘧不惡寒，但作潮熱。此豈胃實者耶？以上似裏誤投承氣裏氣先虛，及邪陷胃轉胸腹而脹滿，煩渴益甚。病家見勢危篤，以致更醫，見下藥病甚，乃指大黃爲砒毒，或投瀉心，或投柴胡枳桔，留邪在胃。變証日增，神脫氣盡而死向則不應下而反下之。今則應下而反失下，蓋因表裏不明用藥前後失序之誤。

論食

時疫有首尾，皆能食者，此邪不傳胃，切不可絕其飲食，但不宜過食耳。有愈後數日，微渴微熱，不思食者，此微邪在胃，正氣衰弱，強與之卽爲食復。有下後一日，便思食，食之有

味當與之先與米飲一小杯加至茶甌漸進稀粥不可盡意
飢則再與如忽加吞酸反覺無味乃胃氣傷也當停穀一日。
胃氣復復思食也仍如漸進法有愈後十數日脈靜身涼
表裏俱和但不思食者此中氣不甦當與粥飲迎之得穀後
卽思食覺飢久而不思食者一法以人參一錢煎湯與之以
喚胃氣忽覺思食餘勿服

論飲

煩渴思飲酌量與之若引飲過多自覺水停心下名停飲宜
四苓散最效如大渴思飲冰水及冷飲無論四時皆可量
湯賦二云若還不與非其治強飲須教別病生停飲是也

少頃再飲。至於梨汁。藕汁。漿西爪。皆可備不時之需。如不欲飲冷。當易白滾湯與之。乃至不思飲。則知胃和矣。

茯苓湯 白茯苓乙錢 澤瀉五分 猪苓乙錢 陳皮五分 乙錢

取長流水煎服。古方有五苓散。用桂枝者。以太陽中風。表証未罷。併入膀胱。用四苓以利小便。加桂枝以解表邪。爲雙解散。卽如少陽併於胃。以大柴胡通表裏而治之。今人但見小便不利。便用桂枝。何異聾者之聽宮商。胃本無病。故加白朮以健中。今不用白朮者。疫邪傳胃而渴。白朮性壅。恐以實填實也。加陳皮者。和中利氣也。

損復

邪之傷人也始而傷氣繼而傷血繼而傷肉繼而傷筋繼而傷骨。邪毒既退始而復氣繼而復血繼而復肉繼而復筋繼而復骨。柔婦女胎小兒右西北左東南

而復骨以柔脆者易損亦易復也。天傾西北地陷東南故男先傷右女先傷左及其復也。男先復左女先復右以素虧者易損以素實者易復也。

嚴供甫正年三十時疫後脈証俱平飲食漸進忽然肢體浮腫別無所苦此卽氣復也蓋大病後血未甚氣暴復血乃氣之依歸氣無所依故爲浮腫嗣後飲食漸加浮腫漸消若誤投行氣利水藥則謬矣。

張德甫年二十患禁口痢晝夜無度肢體僅存皮骨痢雖減

毫不進穀。殺人參一錢煎湯入口。不一時。身忽浮腫如吹氣。捲之速。自後飲食漸進。浮腫漸消。腫間已有肌肉矣。

若大病後。三黑受傷。不能通調水道。下輸膀胱。肢體浮腫。此水氣也。與氣復懸絕。宜金匱腎氣丸。及腎氣煎。若悞用行氣利水藥。必劇。此辨須知。凡水氣足。冷肢體常重。氣復足。不冷肢體常輕。爲異。

俞桂玉。正年四十。時疫後。四肢脫力。竟若癱瘓。數日後。右手始能動。又三日。左手方動。又俞桂岡子室所患皆然。

標本

諸竅乃人身之戶牖也。邪自竅而入。未有不由竅而出。經曰。

未入於腑者可汗而已。已入於腑者可下而已。麻徵君復增
汗吐下三法。總是導引其邪。打從門戶而出。可爲治法之大
綱。舍此皆治標云爾。今時疫首尾一於爲熱。獨不言清熱者。
邪是天地之雜氣能鬱遏本身之陽氣則爲熱邪
是知因邪而發熱。但能治其邪不能治熱。而熱自己夫邪之
邪爲本熱爲標
與熱猶形影相依。形亡而影未有獨存者。若以黃連解毒湯。
黃連瀉心湯。純乎類聚寒涼專務清熱。旣無汗吐下之能焉。
能使邪從竅而出。是忘其本徒治其標。何異於小兒捕影。

行邪伏邪之別

凡邪所客。有行邪。有伏邪。故治法有難。有易。取效有遲。有速。
假令行邪者如正傷寒。始自太陽。或傳陽明。或傳少陽。或自

三陽入胃如行人經由某地本無根蒂因其浮游之勢病形雖重若果在經一汗而解若果傳胃一下而愈藥到便能獲效先伏而後行者所謂瘟疫之邪伏於膜原如鳥棲巢如獸藏穴營衛所不關藥石所不及至其發也邪毒漸張內侵於肺外淫於經營衛受傷諸証漸顯然後可得而治之方其浸淫之際邪毒尚在膜原此時但可鍼利使伏邪易出邪毒既離膜原乃觀其變或出表或入裏然後可導邪而出邪盡方愈初發之時毒勢漸長莫之能禦其時不惟不能卽瘳其疾而病症日惟加重病家見證反增卽欲更醫醫家不解亦自騁叱竟不知先時感受邪甚則病甚邪微則病微病之輕重

非關於醫人之生死全賴藥石故諺有云傷寒莫治頭勢性
真治尾若果正傷寒初受於肌表不過在經之浮邪一汗卽
解何莫治之有此言蓋指瘟疫而設也所以疫邪方張之際

勢不可遏但使邪毒速離膜原便是治法全在後段工夫識

陷人裏八字當分明

或出表膜內

得表裏虛實更詳輕重緩急投劑不致差謬如是可以萬舉
萬全即使感受之最重者按法治之必無殞命之理若夫久
病枯極酒色耗竭耆鬚風燭此等已是天真幾絕更加瘟疫。
自是難支又不可同年而語

應下諸証此以下至發症止皆總括疫症之宜下者又

辨明不可下者

舌白胎漸變黃胎邪在膜原舌上白胎邪在胃家舌上黃

胎胎老變爲沉香色也白胎未可下黃胎宜下

舌黑胎 邪毒在胃黃騰於上而生黑胎有黃胎老而變焦

舌肉

黑若胎黑在而上一層

胎去則

舌肉水紅

色者有津液潤澤者作軟黑胎舌上乾燥者作硬黑胎下後

仍在

二三日黑皮自脫 又有一種舌俱黑色而無胎此經氣非

下証也妊娠多見此陰証亦有此並非下証 下後裏証主

舌尚黑者胎皮未脫也不可再下務在有下証方可下 舌

上無胎況無下證慎下舌反見離離黑色者危急當補之

舌芒刺 热傷津液此疫毒之最重者急當下 老人微症

無下証舌上乾燥易生胎刺用生脈散生津潤燥芒刺自生

舌裂 日久失下血液枯極多有此証又熱結旁流日久不

治在下則津液消亡亦名有之自滿

舌短 舌硬 舌卷 皆邪氣勝。真氣虧急下之。邪毒去。真氣回。舌自舒。

白砂舌 舌上白胎乾硬如砂皮。一名水晶胎。乃自白胎之時。津液乾燥。邪雖入胃。不能變黃。急宜下之。若白胎潤澤者。邪在膜原也。邪微胎亦微。邪氣盛胎如積粉。滿布其舌。未可下。久而胎色不變。別有下証。服三消飲。次日舌即變黃。

唇燥裂 唇焦色 唇口皮起 口臭 鼻孔如烟煤 胃
別証或口渴腹滿大

疫毒在胃下之無辭

便硬矣証

口燥渴

更有下証者。宜下之。

下後邪去。胃和渴自減。若服

汗更加一倍

花粉。門冬。知母。冀其生津止渴。殊謬。

若大汗脈長洪而渴

未可下。宜白虎湯。汗更出身涼渴止。

目赤

咽乾。氣噴如火。小便赤黑。涓滴作痛。

小便極

臭

揚手擲足。脈沉而數。

皆爲內熱之極。下之無辭。

潮熱

譴語。邪在胃。有此証。宜下。

然又有不可下者。詳載

似裏非裏條下。又熱入血室條下。又神虛譴語條下。

善太息。胃家實。呼吸不利。胸膈痞悶。每欲引氣下行。故然。

心下滿。心下高起如塊。心下痛。腹脹滿。腹痛按之。

愈痛。心下脹痛。以上皆胃家邪實內結氣閉宜下之氣通則已。

頭脹痛。胃家實氣不下降。下之頭痛立止。若初起頭痛別無下証。未可下。

小便閉。大便不通。氣結不舒。大便行。小便立解。悞服行氣利水藥無益。

大便閉。轉屎氣極臭。俗云打屁是也。更有下証。下之無辭。有

血液枯竭者無表裏証。爲虛燥。宜蜜煎導及胆導。何其詳且

膠閉與熱結旁流俱有平素大便不調旁流病時仍流

大腸膠閉。閉則病時雖通狀如膠粘用下藥方見膠粘之物極多余旨其人平素大便不實。設遇疫邪傳裏。但蒸作極臭。狀如粘膠。至死不結。但愈蒸愈黏。愈黏愈閉。以致胃氣不

能下行疫毒無路而出不下卽死但得黏膠一去下証自除霍然而愈。

協熱下利 热結旁流 並宜下詳見大便條下。

四逆

四肢逆冷

脈厥

無脈一身反冷

體厥

一身反冷

並屬氣閉陽氣鬱內不

能四布於外胃家實也宜下之 下後反見此証者爲虛脫

宜補之

反見者先無後有

發狂

手舞足蹈呼叫喜怒不常或見鬼神

胃家實腸氣盛

也宜下之 有虛煩似狂有因欲汗作狂並詳見本條忌下

應補諸証

向謂傷寒無補法者蓋傷寒時疫均是客邪然傷於寒者不

遇風寒乃天地之正氣尚嫌其填塞而不可補今感疫氣者
乃天地之毒氣補之則壅裏其毒邪火愈熾是以悞補之爲
害尤甚於傷寒此言其常也及言其變則又有應補者或日
久失下形神幾脫或久病先虧或先受大勞或老人枯竭或
當補渴兼施設既以下後行而增虛証者急宜峻補虛証散在諸補篇此不再贅
之虛証稍退切忌再補詳見前虛後實補後虛証不退反加變証者
危下後虛証不見乃臆度其虛輒用補劑法所大忌凡用補
劑本日不見佳處卽非應補蓋人參爲益元氣之極品開胃
氣之神丹下咽之後其效立見若用參之後元氣不回胃氣
用二三分欲責其效難矣

不轉者勿謂人參之功不捷蓋因投之不當耳急宜另作主

張若恣意投之必加變証變証加而更投之者死

論陰証世間罕有

傷寒、陰陽二証方書皆以對待言之。凡論陽証卽繼以陰証

後賢以陰証作中寒當作雜病看者甚是

讀者以爲陰陽二症世間均有之病所以臨診之際先將陰

陽二症在於胸次往來躊躇最爲牽人悞端甚有不辨脈証

但窺其人多蓄少艾或適在妓家或房事後得病或病適至此等人平素宜多陰証何心至疫病遂有陰症耶殊不知素有陰症者乃屬虛寒之體若陽體人雖好色不適陰虛不禁別行房醫問及此便疑爲陰証殊不知病之將至雖僧尼寡婦病陰症罕有惟明者識之

室女童男曠夫閨官病勢不可過於房慾何與焉即使多蓄少艾頻宿娼妓房事後適病病適至行房此際偶值病邪發於膜原氣壅火鬱未免發熱到底終是陽症與陰証何與焉

况又不知陰症寔乃世間罕有之病而陽証似陰者何日無之究其所以然者蓋不論傷寒瘟疫傳入胃家陽氣內鬱不能外布卽是四逆所謂陽厥是也又曰厥微熱亦微厥深熱亦深其厥深者甚至冷過肘膝脈沉而微劇則通身冰冷脈微欲絕雖有輕重之分總之爲陽厥因其觸目皆是苟不得其要領於是悞認者良多況且瘟疫每類傷寒又不得要領最爲混淆瘟疫者熱病也從無感寒陰自何來一也治瘟疫數百人纔遇一正傷寒二也及治正傷寒數百人纔遇一真

陰症三也前後統論苟非歷治萬人焉能一見陰証豈非世間罕有之病耶驗今傷寒科盛行之醫歷年間或偶得遇一

見道語

非強語

眞陰証者有之奈之何纔見傷寒便疑陰証况多瘟疫又非傷寒者乎。

論陽証似陰

凡陽厥手足厥冷。或冷過肘膝。甚至手足指甲皆青黑劇則遍身冰冷如石。血凝青紫成片。或六脈無力。或脈微欲絕。以外証多假象上脈証悉見純陰。猶以爲陽証何也。蓋審內証氣噴如火。齦爛口臭。煩渴譫語。口燥舌乾。舌胎黃黑。或生芒刺。心腹痞滿。小腹疼痛。小便赤澁。涓滴作痛。非大便燥結。卽大腸膠閉。非協熱下利。卽熱結旁流。以上內三焦悉見陽証。所以爲陽厥也。粗工不察。內多下証。但見表証。脈體純陰。悞投溫劑禍不

萬不失一

旋踵 凡陽証似陰者。瘟疫與傷寒適有之。其有陰証似陽者。此係正傷寒家事。在瘟疫無有此証。故不附載。詳見傷寒實錄。
瘟疫陽証似陰者。始必由膜原以漸傳裏。先幾日發熟。以後四逆。傷寒陽証似陰者。始必由陽經發熱。脈浮而數。邪氣自外漸次傳裏。裏氣壅閉。脈氣方沉。乃至四肢厥逆。蓋非一日矣。其真陰者。始則惡寒而不發熱。其脈沉細當必兼遲。卽四逆急投附子回陽。二三日失治。卽死。捷要辨法。凡陽証似陰。外寒而內必熟。故小便血赤。凡陰証似陽者。格陽之証也。上熱下寒。故小便清白。但以小便赤白爲據。以此推之。

舍病治藥

嘗遇微疫。醫者誤進白虎湯。數劑續得四肢厥逆。病勢轉劇。更醫謬指爲陰証。投附子湯。病愈。此非治病。寔治藥也。雖悞認病原藥。則偶中醫者之庸。病者之福也。蓋病本不藥。自愈之証。因連進白虎。寒涼慄悍。抑遏胃氣。以致四肢厥逆。疫邪強伏。故病增劇。今投溫劑。胃氣通行。微邪流散。故愈。若果直中無陽陰証。悞投白虎。一劑立斃。豈容數耶。

舍病治斃

一人感疫發熱。煩渴思飲冰水。醫者以爲凡病須忌生冷。禁止甚嚴。病者苦索勿與。遂至兩目火迸。咽喉焦燥。不時烟焰。

上牕晝夜不寐目中見鬼無數病劇苦甚自謂但得冷飲一滴下咽雖死無恨於是乘隙匍匐竊取井水一盆置之枕旁飲一盃目煩清亮二盃鬼物潛消三盃咽喉聲出四盃筋骨舒暢飲至六盃不知蓋落枕旁竟爾熟睡俄而大汗如雨衣被濕透脫然而愈蓋因其人瘦而多火素稟陽藏始則加之以熱經絡枯燥既而邪氣傳表不能作正汗而解悞投升散則病轉劇今得冷飲表裏和潤所謂除弊便是興利自然汗解宜矣更有因食因痰因寒劑因虛陷致疾不愈者皆當舍病求弊以此類推可以應變於無窮矣

論經疫悞治每成痼疾

凡客邪皆有輕重之分。惟疫邪感受輕者，人所不識，往往悞治而成痼疾。假令患病，晝夜無度，水穀不進，人皆知其危。病也。其有感之輕者，晝夜惟行四五度，飲食如常，起居如故。人亦知其輕。刺未常悞以他病治之者，憑有積滯耳。至如瘟疫感之重者，身熱如火，頭疼身痛，胸腹脹滿，胎刺譫語，斑黃狂燥，人皆知其危。疫也。其有感之淺者，微有頭疼身痛，午後稍有潮熱，飲食不甚減，但食後或覺脹滿，或覺惡心，脈微數，如是之疫，最易悞認。卽醫家素以傷寒、瘟疫爲大病，今因証候不顯，多有不覺其爲疫也。且人感疫之際，來而不覺，既感不知，最無病據。又因所感之氣甚薄，發時又現證不甚，雖有頭

疼身痛而飲食不絕力可徒步又烏得而知其疫也。病人無處追求。每每妄訴病原。醫家不善審察。未免隨情錯認。有如病前適遇小勞。病人不過以此道其根由。醫家不辨是非。便引東垣勞倦傷脾。元氣下陷。乃執甘溫除大熱之句。隨用補中益氣湯。壅補其邪。轉壅轉熱。轉熱轉瘦。轉瘦轉補。多至危殆。或有婦人患此。適逢產後。醫家便認為陰虛發熱。血虛身痛。遂投四物湯及地黃丸。泥滯其邪。遷延日久。病邪益固。邀徧女科。無出滋陰養血。屢投不效。復更涼血通瘀。不知原形仍在積熱。自是不除。曰漸旺羸。終成廢瘻。凡人未免七情勞鬱。醫者不知爲疫。乃引丹溪五火相煽之說。或指爲心

火上炎或指爲肝火冲擊。遂乃類聚寒涼。冀其直折而反溺住其邪。徒傷胃氣。疫邪不去。瘀熱何清。延至骨立而斃。或向有宿病淹纏。適逢微疫。未免身痛發熱。醫家病家同認爲原病加重。仍用前藥加減。有妨於疫。病益加重。至死不覺者。如是種種。難以盡述。聊舉一二。從是推而廣之。可以應變於無窮矣。

肢體浮腫

時疫潮熱而渴。舌黃身痛。心下滿悶。腹時痛。服數此應下之証也。外有通身及面目浮腫。喘急不已。小便不利。此疫兼水腫。因三焦壅閉。水道不行也。但治在疫。水腫自己。宜小承氣。

湯向有單腹脹而後疫者及先年曾患水腫因疫而發者但治在疫。腹脹水腫自愈。病人通身痛浮腫下體益甚。臍凸陰囊及陰莖腫大色白小便不利此水腫也。繼又身大熱午後益甚。煩渴心下滿悶喘急大便不調此又加疫也。因下之下後脹不除及加腹滿宜承氣加甘遂二分弱人量減蓋先腫脹續得時疫此水腫兼疫大水在表微疫在裏也故并治之時疫愈後數日先自足浮腫小便不利腫漸至心腹而喘此水氣也宜治在水時疫愈後數日先自足浮腫小便如常雖至通身浮腫而不喘別無所苦此氣復也蓋血乃氣之依歸夫氣先血而生無所歸依故暫浮腫但靜養節飲食不

藥自愈。時疫身賦羸弱言不足以聽氣不足以息得下訐。
少與承氣下証稍減更與之眩暈欲死蓋不勝其攻也。絕穀
期日稍補則心腹滿悶攻不可補不可守之則元氣不鼓餘
邪沉匿膜原日惟水飲而已以後心腹忽加腫滿煩冤者向
來沉匿之邪方悉分傳於表裏也宜承氣養榮湯一服病已
設表腫未除宜微汗之自愈。時疫得裏証失下以致面目
浮腫及肢體微腫小便自利此表裏氣滯非兼水腫也宜承
氣下之裏氣一疏浮腫頓除或見絕穀期月指爲
脾虛發腫誤補必劇妊娠更多此証治法同前皆得子母俱
安但當少與慎毋過劑共七法

服寒劑反熱

陽氣通行溫養百骸。陽氣壅閉鬱而爲熱。且夫人身之火無處不有。無時不在。但喜通達耳。不論臟腑經絡表裏上下。血分氣分一有所阻。即便發熱。是知首病發熱皆由於壅鬱然。火鬱而又根於氣。氣嘗靈而火不靈。火不能自運。賴氣爲之運。所以氣升火亦升。氣降火亦降。氣行火亦行。氣若阻滯。則火屈曲。惟是屈曲熱斯發矣。是氣爲火之舟楫也。今疫邪透出於膜原。氣爲之阻。時欲到胃。是求伸而未能遞進也。今投寒劑。抑遏胃氣。氣益不升。火更屈曲。所以反熱也。往往服芩連知柏之類。病人自覺反熱。其間偶有靈變者。但言我非黃

連訶亦不知其何故也。竊謂醫家每以寒涼清熱，不能清尚信弗疑。服之反熱全然不悞。雖至白首終不究心悲夫。

知一

邪之着人如飲酒然。凡人酒醉服必洪而數氣高身熱面目俱赤乃其常也。及言其變各有不同。有醉後妄言妄動。醒後全然不知者。有雖沉醉而神思終不亂者。醉後應面赤而反刮白者。應委弱而反剛强者。應壯熱而反惡寒戰慄者。有易醉而易醒者。有難醉而難醒者。有發呼欠及嘆噦者。有頭眩眼花及頭痛者。因其氣血虛寔之不同。臟腑稟賦之各異。更兼過飲少飲之別。考其情狀各自不同。至論醉酒一也。及醒

一切詭態如失

此一篇總論

凡人受邪始則晝夜發熱。日晡益甚。頭疼身痛。舌上白胎漸加煩渴。乃眾人之常也。及言其變。各自不同者。或嘔或吐。或咽喉乾燥。或痰涎湧甚。或純乎發熱。或發熱而兼凜凜。或先漂凜而後發熱。或先惡寒而後發熱。或先一日惡寒而後發熱。以後卽純乎發熱。或先惡寒而後發熱。以後漸漸寒少而熱多。以致純熱者。或晝夜發熱者。或午後潮熱。餘時熱稍緩者。有從外解者。或戰汗。或狂汗。自汗。盜汗。或發斑。有潛消者。以上皆表症
從內傳至不同止總題表症綱領

有從內傳者。或胸膈痞悶。或心腹脹滿。或心痛腹痛。或胸脇痛。或大便不通。或前後癃閉。或挾熱下利。或熱結旁流。有黃

胎黑胎者有口燥舌裂者有舌生芒刺舌色紫赤者有鼻孔
如烟煤之黑者有發黃及蓄血吐血衄血大小便血汙血噦
血齒血者有發頤疙瘩瘡者有首尾能食者有絕穀一兩月
者有無故最善反復者有愈後漸加飲食如舊者有愈後飲
食勝常二三倍者有愈後退爪脫髮者至論惡証口禁不能
張昏迷不識人足屈不能伸唇口不住牽動手足不任振瞶
直視上視圓眸目瞑口張聲啞舌強遺尿遺糞項強發癢手
足俱痺筋惕肉瞶循衣摸床撮空理線等証種種不同因其
氣血虛實之不同臟腑稟賦之有異更兼感重感輕之別考
其症候各自不同至論受邪一也及邪盡一切諸症如失所

以上言裏証

以上惡症多難治

謂知其一萬事畢。知其要者一言而終。不知其要者流散無窮。此之謂也。

氣因人而變卽上文氣血虛寒不同之三句所言雜氣及病氣有不同各自成病與衆不同亦是氣也非自己致也知人皆從自汗而解者更有其年衆人皆從戰汗而解者此又之可謂通變

因氣而變餘証大同小異皆疫氣也至又雜氣爲病一氣自成一病每病各又因人而變統而言之其變不可勝言醫者能適其變方爲盡善。

四損不可正治

凡人大勞大慾及大病久病後氣血兩虛陰陽並竭名爲四損當此之際忽又加疫邪氣雖輕並爲難治以正氣先虧邪

氣自陷故諺有云傷寒偏死下虛人正此謂也

一類

若正氣不勝者氣不足以息言不足以聽或欲言而不能感邪雖重反無脹滿痞塞之証誤用承氣不劇卽死以正氣愈損邪氣愈伏也

二 損

若真血不足者面色萎黃唇口純白或因吐血崩漏或因產後亡血過多或因腸風臟毒所致感邪雖重面目反無陽色誤用承氣速死以榮血愈消邪氣益加沉匿也

三 損

若真陽不足者或四肢厥逆或下利完穀肌體惡寒恒多泄即命門火衰渴至夜甚或口鼻冷氣感邪雖重反無發熱燥渴胎刺等証誤用承氣陽氣愈消陰凝不化邪氣留而不行輕則漸加

委頓重則下咽立斃

四損

若真陰不足者。自然五液乾枯。肌膚甲錯。感邪雖重。應汗無

即腎水虧損

汗應厥不厥。悞用承氣。病益加重。以津液枯涸。邪氣澁滯。無

能輸泄也。凡遇此等。不可以常法正治。當從其損而調之。調

之不愈者。稍以常法治之。治之不及者。損之至也。是故一損

二損輕者。或可挽回。重者治之無益。乃至三損四捐。雖盧扁

亦無所施矣。更以老少參之。少年遇損。或可調治。老年遇損

多見治之不及。良以枯魄獨存。化源已絕。不復滋生矣。

勞復 食復 自復

疫邪已退。脈証俱平。但元氣未復。或因梳洗沐浴。或因多言

妄動遂至發熱前証復起惟脈不沉寔爲辨此名勞復益氣爲火之舟楫今則真氣方長勞而復折真氣既虧火亦不前如人欲濟舟楫已壞其可渡乎是火也某經氣陷則火隨陷於某經陷於經絡則爲表熱陷於臟腑則爲裏熱虛甚熱其虛微熱微治法輕則靜養可復重則大補氣血候真氣一復血脈融和表裏通暢所陷之火隨氣輸泄自然熱退而前証目除矣若悞用承氣及服寒涼剥削之劑變証蜂起卒至楣命

若因飲食所傷者或吞酸作嘔或心胸滿悶而加熱者此名食復輕則損穀自愈重則消導方痊化食也卽下之也

若無故自復者以復邪未盡此名自復當問前得某証所治亦某証少與前藥以徹其餘邪自然復愈

安神養血湯 茯神 藕仁 炒當歸 遠志 茯榮
地黃 陳皮 甘草 加圓眼肉水煎服

感冒兼疫

感風寒必人迎緊。

疫邪伏而未發因感疫邪則右手數大風寒觸動疫邪相繼而發也既有感冒之因由復有風寒之脈証先投發散一汗而解一二日續得頭疼身痛潮熱煩渴不惡寒此風寒去疫邪發也以疫法治之

瘧疫兼證

瘧疾二三發或七八發後忽然晝夜發熱而渴不惡寒舌上

胎刺心腹痞滿飲食不進下証漸具此瘟疫著瘧疾隱也以

疫法治之。

此瘟疫附

瘟疫晝夜純熱心腹痞滿飲食不進下後脈靜身涼或間日或每日時惡寒而後發熱如期者此瘟疫解瘧邪未盡也以瘧法治之。

瘧瘧

凡瘧者寒熱如期而發餘時脈靜身涼此常瘧也以瘧法治之設傳胃者必現裏証名爲瘧瘧以疫法治者生以瘧法治者死裏証者爲下証也下後裏証除寒熱獨存者是瘟疫減

瘧証在也。瘧邪未去者宜驅邪去而瘧勢在者宜截勢在而
扶虛者宜補疏以清脾飲截以不二飲補以四君子方見瘧
門仍恐雜亂此不附載。

疫痢兼証

下痢膿血更加發熱而渴心腹痞滿嘔而不食此疫痢兼証。
最爲危急夫疫者胃家事也疫邪傳胃下常八九既傳入胃
必從下解蓋疫邪不能自出必藉大腸之氣傳送而下疫方
得愈至痢者大腸內事也大腸既病失其傳送之職故正糞
不行純乎下痢膿血而已所以向來穀食停積在胃直須大
腸邪氣將退胃氣通行正糞自此而下今大腸失職正糞尚

目不行又何能爲胃載毒而出毒既不前羈留在胃最能敗壞真氣在胃一日有一日之害一時有一時之害耗氣轉血神脫氣盡而死凡遇疫痢兼証者在痢尤爲喫緊疫痢最急著宜枳芍順氣湯誠爲一舉兩得

枳芍順氣湯專治下痢頻數裏急後重兼舌胎黃得疫之裏証者

枳榔 芍藥 枳實 厚樸 大黃 生薑煎服

婦人時疫

婦人傷寒時疫與男子無二惟經水適斷適來及崩漏產後與男子稍有不同夫經水之來乃諸經血滿歸注於血室下泄爲月水血室者一名血海卽衝任脈也爲諸經之總任經

水適來疫邪不入於胃乘勢入於血室故夜發熱譫語蓋衛氣晝行於陽不與陰爭故晝則明了夜行於陰與血相持故夜則發熱譫語至夜止發熱而不譫語者亦爲熱入血室但有輕重之分不必拘於譫語也經曰無犯胃氣及上二焦必

此一句明白了一也

不在胃故也不在上中焦故

自愈。胸膈併胃無邪勿以譫語爲胃寢而妄攻之但熱隨血下故自愈若有如結胸狀者血因邪結也當刺期門以通其

下乳頭盡處

結活人以柴胡湯治之不若刺者功捷

經水適斷血室空虛其邪乘虛傳入邪勝正虧經氣不振不能鼓散其邪爲難治且不從血泄邪氣何由卽解與適來之義有血虛血寒之分宜柴胡養榮湯新產後亡血過多衝任

空虛與夫素善。朋漏經氣。久虛皆能受邪。與經水適斷同法。

小兒時疫

凡小兒感胃風寒。瘧痢等証。人所易知。一染時疫。人所難窺。所以耽悞者良多。何也。蓋由幼科專於痘疹。吐瀉驚疳。並諸雜症在傷寒時疫。甚略之一也。古人稱幼科爲啞科。蓋不能盡罄所苦。以告師。師又安能悉乎。問切之義。所以但知其身熱。不知其頭疼身痛也。但知不思乳食。心胸膨脹。疑其內傷乳食。安知其疫邪傳胃也。但見嘔吐惡心。口渴下利。以小兒吐瀉爲常事。又安知其挾熱下利也。凡此何暇致思爲時疫二也。小兒神氣嬌怯。筋骨柔弱。一染時疫。延暈失治。即便兩

亦柴胡養榮湯

目上弔不時驚搖肢體發痙十指鉗曲甚則角口反張必延
幼科正合渠平見學習見聞之証是多誤認爲慢驚風遂投
抱龍丸安神丸竭盡驚風之劑轉治轉劇因兒不啼不語又
將顚門眉心亂灸艾火雖微內攻甚急兩陽相搏如火加油
如爐添炭死者不可勝計深爲痛憫今凡遇疫毒流行大人
可染小兒豈獨不可染耶但所受之邪則一因其氣血筋骨
柔脆故所現之証爲異耳務宜求邪以治故用藥與大人彷
彿凡五六歲以上者藥當減半二三歲往來者四分之一可
也又腸胃柔脆少有差誤爲禍更速臨証尤宜加慎

小兒太極丸

天竺黃

五錢

膽星

五錢

大黃

二錢

麝香

三分

冰片

分

殭蠶

錢

共爲細末端午日午時修合糯米飯杵

爲丸如芡實大硃砂爲衣凡遇疫証薑湯化下一丸神效。

妊娠時疫

孕婦時疫設應用三承氣湯須隨証施治切不可過處慎勿惑於參术安胎之說病家見用承氣先自驚疑或更左右嘈雜必致醫家掣肘爲子母大不祥若應下之証反用補劑邪火壅鬱熱毒愈熾胎愈不安耗氣搏血胞胎何賴是以古人有懸鍾之喻梁腐而鍾未有不落者唯用承氣逐去其邪火毒消散炎稿頓爲清涼氣回而胎自固當此証候反見大黃爲安胎之聖藥歷治歷當子母俱安若腹痛如錐腰痛如折

此將墮欲墮之候服藥亦無及矣雖投承氣但可愈病而全母味者以爲墮胎必反咎於醫也

或詰余曰孕婦而投承氣設邪未逐先損其胎當如之何余曰結糞瘀熱腸胃間事也胎附於脊腸胃之外子宮內事也藥先到胃瘀熱纔通胎氣便得舒養是以興利除害於頃刻之間何慮之有但毒藥治病衰去七八餘邪自愈慎勿過剝耳

凡妊娠時疫萬有四損者不可正治當從其損而調之產後同法非其損而悞補必死四損詳見前應補諸証條后

主客交主者先前本身之病也。
客者又新加上疫邪也。

凡人向有他病。在羸或久瘧或內傷瘀血或吐血便血咳血。男子遺精白濁。精氣枯涸。女人崩漏帶下。血枯經閉之類。以

先有精血虛故脈必近於數。

致肌肉消爍。邪火獨存。故脈近於數也。此際稍感疫氣。醫家

病家見其穀食暴絕。更加胸膈痞悶。身痛發熱。徹夜不寐。指

爲原病加重。悞以絕穀爲脾虛。以身痛爲血虛。以不寐爲神

虛。遂投參术歸地。茯神棗仁之類。愈進愈危。知者稍以疫法

治之。發熱減半。不時得睡。即有時睡得本有之數。穀食稍進。但數脈不去。肢體時疼。

胸脇錐痛。過期不愈。醫以雜藥頻試。補之則邪火愈熾。瀉之

則損脾壞胃。滋之則膠。邪愈固。攻之則徒汗益虛。疏之則精

氣愈耗。守之則日削近死。蓋但知其伏邪已潰。表裏分傳。裏

証雖除不知正氣衰微不能托出表邪留而不去因與血脉合而爲一結爲痼疾也肢體時疼者邪與榮氣搏也脈數身熱不去者邪火並鬱也脇下錐痛者火邪結於膜膈也過期不愈者凡疫邪交滯近在一七遠在二七甚至三七過此不愈者因非其治不爲壞証卽爲痼疾也夫痼疾者所謂客邪膠固於血脈主客交渾最難得解且愈久益固治法當乘其大肉未消真元未敗急用三甲散

三甲散

鱉甲

龜甲

並用酥炙黃爲末各一錢

川山甲

土炒黃爲末五分

蟬退

洗淨炙乾五分

薑蟲

三箇白硬者切斷生用五分

牡蠣

煅爲末五分咽燥者酌用少許酒炒

麝蠶

三箇乾者擘碎鮮者搗爛和酒少許

入湯藥

司服其宰入諸藥同煎

芍藥

酒炒七分

當歸 五分

甘草 三分

水二鍾煎入分瀝清溫服

若素有老瘧或痺瘧者加牛膝一錢何首烏一錢胃弱欲作瀉者宜用九蒸九晒若素有鬱痰者加貝母一錢老痰者加括蔞霜五分善嘔者勿用若咽乾作痒者加花粉知母各五分若素有燥嗽者加杏仁搗爛一錢五分

若素有內傷瘀血者倍麌蠶如無麌蠶以乾漆炒烟盡

爲末五分及桃仁搗爛一錢代之服後病減六七餘勿服當盡調理法

調理法

凡人胃氣強盛可飢可飽若久病之後胃氣薄弱最難調理蓋

胃體如竈胃氣如火穀食如薪合水穀之精微升散爲血脈者如焰其糟粕下轉爲糞者如燼是以竈大則薪多火盛薪斷而餘焰猶存雖薪後續而火亦燃若些小鑪鍋止宜薪數

壅稍多則壅滅稍斷則火絕死灰而求復燃不亦難乎若夫

所謂節戒飲食乃知

人病之後客邪新去胃口方開幾微之氣所以多與早與遲

病之良方
與皆不可也宜先與粥飲次糊飲次糜粥次要飯尤當循序

尤當慎於初愈之間

漸進毋先其時毋後其時當設爐火晝夜勿令斷絕以備不

時之用思穀卽與稍緩則胃飢如剝再緩則胃氣傷反不思

食矣既不思食若照前與之雖食而弗化弗化則傷之又傷

不爲食復者當如初進法若更多與及黏硬之物胃氣壅甚

必脹滿難支若氣絕穀存乃致反覆顛倒形神俱脫而死矣

統論疫有九傳治法

以下九傳之理熟記於心治疫思過半也亦有四時暴成風
夫疫之傳有九然亦不出乎表裏之間而已矣所謂九傳者

寒

左

手

人

迎

脈

浮

濡

惡寒

發熱

齊作頭

疼

身痛

腰痛

面色光

病

人

各得其一

非謂一病而有九傳也

蓋

瘟疫

之來邪

自口

紅

粗

但

口

不渴

無汗

舌輕

易

不黃

鼻而人感於膜原伏而未發者不知不覺已發之後漸加發

初時

達原

飲

可用一二三劑

亦愈

熱脈洪而數

多見

右手

此衆人相同宜達原飲疏之繼而邪氣一

難膜原察其傳變衆人不同者以其表裏各異耳。有但表而不裏者有裏而不表者有表而再表者有裏而再裏者有表裏分傳者有表裏分傳而再分傳者有表勝於裏者有裏勝於表者有先表而後裏者有裏先而後表者識其九傳其

去病一也。醫者不知九傳之法，不知邪之所在，如盲者之不任杖，聾者聽宮商無音可咏，無路可適，未免當汗不汗，當下不下，或顛倒誤用，或尋枝摘葉，但治其証，不治其邪，同歸於悞一也。

似感証

但表也

所言但表而不裏者，其証頭疼身痛發熱而復凜凜內無物，
滿腹脹等証，穀食不絕，不煩不渴，此邪氣外傳，由肌表而出。
不入裏也
或自斑消，或從汗解，斑者有斑疹、桃花斑、紫雲斑，汗者有白
汗、盜汗、狂汗、戰汗之異，此病氣之使然，不必較論，但求得班
得汗爲愈疾耳。凡自外傳者爲順，勿藥亦能自愈，間有汗出，
發汗
自汗是着棋
出盜疏解卽是求治非取汗之謂也
不徹而熱不退者，宜白虎湯；斑出不透而熱不退者，宜舉班
仙方合集 下卷
醒醫六書

湯有斑汗並行而愈者若斑出不透汗出不徹而熱不除者宜白虎合舉斑湯此一節是病之輕者

間有表而再表者所發未盡膜原尚有隱伏之邪或二三日後四五日後依前發熱脈洪而數及其解也斑者仍斑汗者仍汗而愈未愈者仍如前法治之然亦稀有至於三表者更稀有也

若但裏而不表者外無頭疼身痛向後亦無三斑四汗惟胸膈痞悶欲吐不吐雖得少吐而不快此邪傳裏之上者宜瓜蒂散吐之邪從吐減邪盡病已邪傳裏之中下者心腹脹滿不嘔不吐或燥結便閉或純水無糞如平時泄

閉並宜承氣輩導去其邪邪減病減邪盡病已上中下皆病者不可吐吐之爲逆但宜承氣導之則在上之邪順流而下嘔吐立止脹滿漸除

有裏而再裏者愈後二三日或四五日依前之証復發在上者仍吐之在下者仍下之再裏者常事甚至三裏者亦有也雖有上中下之分皆爲裏証

若表裏分傳者始則邪氣伏於膜原膜原者卽半表半裏也此傳法以邪氣平分半入於裏則現裏証半入於表則現表頭疼身痛爲表疫胸腹張口渴爲裏若依傷論表證不除不可攻裏悞矣無自汗。証此疫家之常事然表裏俱病內外壅閉既不得汗而復不得下此不可汗強求其汗必不可得宜承氣先通其裏裏邪

先去邪去則裏氣通中氣方能達表向者鬱於肌肉之邪乘勢盡發於肌表矣或斑或汗蓋隨其性而升泄之也諸症悉去旣無表裏証而熱不退者膜原尚有已發之邪未盡也宜三消飲調之

若表裏分傳而再分傳者照前表裏得病宜三消飲復下復汗如前而愈此亦常事至於二發者亦偶有之

若表勝於裏者膜原伏邪

發時傳表之邪多傳裏之邪少

何以知之表証多而裏証少當治其表裏証兼之若裏証多而

表証少者但治其裏表証自愈

但治裏者承氣是也與當字宜詳

若先表而後裏者始則但有表証無裏証宜達原飲有經

証者當用三陽加法。經証不顯，但發熱者不用加法，繼而脈洪大而數，自汗而渴，邪離膜原，未能出表耳。宜白虎湯，辛涼。

解散邪從汗解，脈靜身涼而愈。愈後二三日後或四五日後。

若裏也

依前發熱，宜達原飲至後，反加胸滿腹脹，不思穀食，煩渴舌

上胎刺等証，加大黃微利之久而不去。在上者宜瓜蒂散吐

之，在中下者宜承氣湯導之。

若先裏而後表者，始則發熱漸加裏証，除二三日

后表也

內復發熱，反加頭疼身痛，脈浮者，宜白虎湯。若下後熱減，不

即白虎湯

甚。三四日後精神不慧，脈浮者，宜白虎湯。汗之服湯復不得

汗者，因津液枯竭也。加人參覆杯，則汗解。此近表裏分傳之

証不在此例

此大汗後非取汗過多之謂乃自汗或盜汗狂汗戰汗

若大下後大汗後表裏之証悉去離而一身盡痛身如被杖
莫作風濕道多也
相搏看甚則不可轉側脈遲細者此汗出太過陽氣不周

骨寒而痛非表証也此不必治二三日內陽氣自回身痛自
愈

余試表裏退得快而脈或浮或中分沉分仍有力而兼急
凡疫邪再表再裏或再表裏分傳者醫家不解反責病家不
數者則是邪未盡必伏發也醫家逢此宜預言之若沉細而遲緩方可言得盡退
善調理以致反復之病家不解每責醫家用藥有悞致病復起
彼此歸咎胥失之矣殊不知病勢之所當然益氣性如此一
遺言一次愈者自不再必然再傳者自非一次可愈
者不可爲一二者不可爲一絕非醫家病家之過也但得病
木體強者醫治亦放心
者尚賴精神完固雖再三反復隨治隨治隨愈

間有延挨失治或治之不得其法日久不除精神耗竭嗣後更醫投藥但將現在之邪拔去因而得效殊不知膜原尚有伏邪在一二日內前証復起反加循衣摸牀神思昏憒目中不了了等証且脈氣漸萎大凶之兆也譬如行人日間趨行未晚投宿何等從容今則日得遶道日暮途長急無及矣病家不咎於前醫耽悞日時反咎於後醫既生之而後殺之良可歎也當此之際攻之則元氣幾微是求速死補之則邪火愈熾精氣愈爍守之則正不勝邪必無生理三路俱亡雖有盧扁之技亦無所施矣既云尚有隱伏之邪至精耗竭攻補兼施可乎

醒醫六書終

集補諸瘡方治

大頭瘡

大頭瘡者。其濕熱傷高顱。必多汗氣蒸。初憎寒壯熱。體重頭面腫甚。目不能開。上喘咽喉不利。舌乾口燥。不速治。十死八九。宜普濟消毒散。如大便硬。加酒蒸大黃一二錢。緩緩服。作丸噙化尤妙。若額面焮赤腫。脈數者屬陽明。本方加石膏。內實加大黃。若發於耳上下前後。并額角傍紅腫者。此少陽也。本方加柴胡花粉。便實亦加大黃。若發於頭腦項下。并耳後赤腫。此太陽也。荆防敗毒散。加芩連甚者。砭鍼刺之。統言皆可刺

普濟消毒散

川連

黃芩

酒炒

人參 黑參

生甘草

桔梗

連翹

牛旁子

炒研

升麻

白芷

馬勃各一錢

僵蠶七分炒

藍根

如無以青黛代之

柴胡

右爲末半用水煎去渣食後徐服半用蜜丸噙化就臥以令藥性上行也

捻頸瘡

捻頸瘡者喉痺失音頸大腹脹如蝦蟆者是也宜荆防敗毒散

荆防敗毒散

羌活

柴胡

人參

甘草

人中黃

更妙

枳殼

桔梗

茯苓

川芎

薄荷

荆芥

防風

牛

旁子

炒研

右諸藥各一錢惟防風加五分水煎緩服加金

汁一杯尤效

瓜瓢瘧

瓜瓢瘧者，胸高脇起，嘔血如汁者是也。宜生犀飲。

生犀飲 犀角二錢
銹 蒼朮泔浸麻油炒 川連各一錢 黃土五分 茶葉
一大半盞 枝金汁 水煎去渣入金汁攪和日三夜二服

虛加鹽水炒人參。大便結加大黃。渴加葛蕷根。表熱去蒼朮。黃土加桂枝川連。便濃血去蒼朮倍黃土。加黃柏。便滑以人中黃代金汁。

楊梅瘧

楊梅瘧者，遍身紫塊忽然發出，徽瘡者是也。清熱解毒湯下。

人中黃丸并刺塊血出

人中黃丸

大黃

三兩
尿浸

人中黃

如無坑
垢代之

蒼朮

麻油

桔梗

滑石

各二錢

人參

川連

酒洗

防風

五錢

香附

乙錢

半勿炒

神曲丸

氣虛四君子湯送

血虛四物湯送

痰甚二陳湯送

熟甚童便送通用清熱解毒湯送二三服

清熱解毒湯

川連

酒炒

黃芩

酒洗

白芍

酒洗

生地

人參

各三錢

石膏

雞子大碎

羌活

知母

各二錢

生甘草

乙錢五分

升麻

葛根

各一錢

生薑

切二錢

右水一斗煮取五升

每服一升

三夜二服

疣瘡瘍

疣瘡瘍者發塊如瘤偏身流走旦發夕死者是也急以三棱

鍼刺入委中三分出血及服人中黃散

人中黃散

辰砂

雄黃

要透明者
乙錢五分

人中黃一兩

右爲末薄

荷桔梗根下二錢。日三夜二服

絞腸瘻

似乾霍亂亦用探吐法

絞腸瘻者。腸鳴乾嘔腹痛。水瀉不通者是也。先以鹽湯探之。吐之宜雙解散。

雙解散

防風

炒梔仁

連翹

黃芩

薄荷

當歸

川芎

芒硝

大黃

白芍

石膏

白朮

滑石

麻黃

桔梗

荆芥

甘草

葱薑豉引

軟脚瘻

軟脚瘡者便清泄白足腫難移者是也。卽濕溫之傳染宜蒼
术曰虎湯。卽白虎湯加入蒼术。

附採名方及辟瘡諸法。

三妙散 治風瘡溪毒中人昏迷狂燥或聲啞不能言。

人參 枳殼各一錢 柴胡 黃芩 半夏各半錢 甘草二錢
茯苓三錢 大黃四錢 右加生薑五片煎溫服。

此症乃敗血毒涎乘脾也。

黃連犀角湯 治狐惑 犀角三錢

磨汁

黃連二錢

烏梅四

箇

木香三分 磨汁 水盞半煎連梅八分入犀角二汁和勻服。

黑膏

治疫毒發斑嘔逆

生地黃二兩六錢好淡豆豉二兩六錢猪膏一兩合煎令三分減一綏去渣取濃汁如膏入明雄黃豆大射香末少許和勻分三服。

犀角消毒散 治毒氣發斑痛痒

牛旁子炒

防風各二錢

荆芥一錢

甘草八分

犀角磨汁

每服三錢水煎入犀角汁服。

消毒丸 治時疫疣瘡惡症

大黃 牡蠣

煅各一錢

右爲末蜜丸彈子大新汲

水化下一丸。

雞黃丸 治疫不相傳染

明雄黃乙兩研 赤小豆熟炒丹參 鬼箭羽各二兩

共爲細末。煉蜜丸如梧子大。每日空心以溫水下五丸。雖同床共屋亦不相染。

逐瘟丹 治疫氣流行一鄉人多發熱內熱煩燥。嘔渴昏憒。

等証。

又名運氣
五瘟丹

川連

戊癸年爲君倍加

黃柏

丙辛年爲甘草甲巳君倍加

蘇葉

俱以等分爲則大黃三倍

加

山梔

丁壬年倍加

黃芩

乙庚年倍加

香附

蘇葉

俱以等分爲則大黃三倍

右七味生用於冬至日爲末。將大黃煎滾湯去粗片搗藥末爲丸。如彈子大。水飛丹砂雄黃爲衣。每一丸取泉水浸化服。急則用煎劑。但須冷服。一方加藿香枳榔。

二黃丸 治大頭時疫

川連酒

生甘草

各等分

每服五

錢水蓋半煎八分稍溫徐徐呷之

黃連瀉心湯 川連 生地 知母各二錢 五分 生甘草五分
水蓋半煎八分溫服。

香蘇散 紫蘇 香附醋製各二兩 陳皮二兩 甘草五分

共爲細末每服三錢水煎溫服。

辟穀散 川芎 霍香 蘆藜各三錢 牡丹皮 立胡各二錢

硃砂水飛二錢 雄黃水飛二錢 白芷 牙皂各四錢 共爲極細末每

早晚或看病出房先噙水口中吸些須入兩鼻取嚏出清
涕爲佳再減去皂角以爲小丸亦可噙嚼

牲畜受瘟者以末吹入兩鼻卽愈。

一凡遇天行時氣須遲出早入房中常燒艾火鼻孔唇吻塗雄黃末。口中嚼大蒜最良。

一斷疫法。不相傳染。密以艾灸病人床四角各一壯。勿令人知。

一天行時疫傳染。凡患疫之家。將病人衣服於甑上蒸過。則一家不染。若親戚鄉里有患疫欲去看問。先將麻油抹鼻孔。任進候出入。又將紙燃於鼻內。取噴嚏三五箇。則不染。

一入病疫家行動。宜從容從容位而入。男子病穢氣出於口鼻。女子病穢氣出陰門。相對立時。必先識其向背。

一間鄰里沾疫。宜用貫仲置水缸內浸。用此水造飲食。亦能

辟瘟不染

王恒齋先生瘟疫論

非好鬼也。乃不智也。若果有鬼神主之。何爲藥能愈之。卽
南俗好鬼。每病則不藥而推於鬼。於是。有青詞黃表之禁功。
余遇病之已傳者一藥而愈。不知幾許。奈吾地視醫輕薄。
曹雜畫錢馬之供。靡費財穀。壇壝廟社。了無虛日。故巫之教。
祭鬼偏偏不惜。所謂一人傳虛。百人傳實。是也。
張於醫醫亦率畏鬼而推於巫。所不知治及不能治者。則皆
以爲有鬼焉。以至於財益窮。病益深。人命益賤。甘心駢死。束
手莫救。嗚呼。可怜哉。可怜哉。而於瘟病尤甚。今夫春煖秋涼。
冬寒夏暑。天地之正氣也。空塋朗徹。浮烟不升。不曠不羈。寒
熱不極。正氣之清者也。人居其中。飲食作息。體臟便順。自然
無病。及夫愆陽伏陰。淒風苦雨。凜冽凝閉。炎日灼膚。霜雹露

靈搏殺迅厲而病作焉。體單病重體強病輕。輕傷其皮肉經脈而重則中其臟腑。凡四時一切不正之氣。倉卒感觸皆由以生病而何但瘟乎。即如病人先亦鬼神在心見病延長顧世俗之以爲有鬼者謂實有瘟神以不愈幸不得管家者作王祭也假說妄言者有病重眼花主之也。於是神亂妄見有之有鬼大鬼小鬼長鬼短之形。有紅綠藍彩衣袍之異。有執械執兵之雄。有窓入戶入天門入闕縫入明入瞞入之據。入我床下動摸官骸索我食用。病者曰寐見。和者曰寤見。病者曰見影。和者曰見形。一唱衆隨。牢不可破。吾雖然正之。將誰能聽之哉。夫五瘟使者道家創爲是說。不可信也。便其可信。則有命在天。又豈誣祝之所能禱免耶。春咳嗽者或撞遇病愈益信爲祈禱之靈應也。其實應者少。不應者多。

一方咳嗽秋瘧痢者。一方瘧痢有鬼咳嗽亦有鬼助難。

之者曰醫書有疫癘之條庸非鬼歟曰疫癘者甚其形容以

驚其治療也言病之如有鬼非鬼之所作病也曹植論疫氣

謂陰陽失位寒暑錯時而愚民以疫爲鬼懸符壓之亦可笑

○夜盛宴金銀蹀躞千萬若是正神理不受錢若是邪也難者曰瘟非有鬼何以病皆人人相似也曰惟人人相似

○而吾建近來好事者更多般怪異迎接聖駕每鬼反惹時來故知非鬼也人之於人也有賢否愛憎則鬼之乘人亦當有

賢否愛憎胡之乎此而男女長幼之同一病耶且之胡此則

專乎此鬼無形無聲瞬息千里胡懷與安而不肯去耶卽真

有瘟神如張居仁所奏史文業趙公明之流代天宣化行瘟

佈毒亦當有善惡之擇矣刀磨刮惡人而善人亦罹其網胡

天不庸之獨刻於此一方民耶至吾俗則又不曰瘟病而曰

嵐病土音變遷嵐讀去聲則又因訛嵐爲爛謂鬼子虐害蔓

延流行如物壞爛故被者特酷不知嵐山氣也山本天地之

氣晴霞而山氣清明雨露而山氣滋潤霧障而山氣濁濕向

陽則氣燠向陰則氣慄西北高則氣燥黃東南下則氣霉濡

氣之所蒸從口鼻而入人人如一體固者却之故夫暗相潰

而乍相病者皆山氣之不祥者也諺曰粘親不粘隣隣近而

知音不敢來問故不能粘親則有慶吊休戚之關謳詎獲辭

推其床第執其手近口鼻間病因而氣已傳之矣庸醫不明

或以治療就傳染亦輒驚怖就於鬼而巫始起而專其責迨

巫又或就傳染則計窮無復之矣仇藥哀巫卒殞其軀屍橫

夜聞野祭求神許愿寄名朝謁仙佛

尤有道士祈禱降神贖魂

連茵棺槨相接。雖有孝子愛妻割辭喪送事之悖謬無過於此矣。夫瘟天時也。嵐地氣也。天時地氣交薄。各攻故曰時氣。是皆以小人自待而並以小人待鬼神耶。幸而鬼神量大。此理甚明。而世顧率以爲鬼物。嗚呼。鬼未嘗尋人。而人乃自不責爾。小人也。在爾自爲自害耳。誣以誣鬼耶。若其治法載在醫書。不更贅。